

林庫尼凡伊手水斯羅俄

著夫耶洛索·L

譯和文藍



行印局書通文

書 叢 藝 文

林庫尼凡伊手水斯羅俄

譯 和 文 藍



3 0543 0126 6

譯者話

L·索洛耶夫是蘇聯的一位青年文藝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國還不多見，所以爲了幫助讀者明瞭他的情形，特把瑪卡洛夫的專文介紹譯出附錄於後，就免得譯者再來多所囉嗦了。

這裏，我願意說明在我翻譯這篇故事的過程中，曾幾次被血肉組成的偉大英雄史蹟所掀動，在我的心海上激起着無數的波浪——女隊員瑪露莎，站長提克洪，水手扶米基夫等，這一連串的不平凡的名子，將永遠活在我的記憶裏。特別是主人翁尼庫林，他的首領的天才機智的發揮，給人們留下了學習的鏡子。

最後，感謝我的學習友伴林汀君，他一直在鼓勵着並且幫忙着我完成這個翻譯。

譯者，七、一八、一九四五夜于江畔城上樓

—見庫尼凡伊手本斯羅哉

目錄

踏途中.....	一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	七
第一次戰鬥.....	一一
在山谷裏.....	一四
從西方來的德國人.....	一〇
再見吧！我的朋友們.....	一三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維支.....	一六
FD——一二四.....	一八
截斷.....	二一
瑪露莎的淚.....	二二
打他們！費迪亞打他們！費迪亞！.....	二六
經過的村莊與村落.....	二八
深夜的談話.....	四一
偵察隊.....	四三
錯的圖像踏了他.....	四六

戰爭中的欺騙	四八
攻擊	五二
提克洪·匹皮銳得諾維支的偉績	五四
我們的軍隊是前進了	五七
信誓	五九
試驗	六三
提克洪·匹皮銳得諾維支的結局	六九
最後一夜	七三
瑪露莎的死刑	七六
屠夫們的逃	七九
在浮橋上	八一
軍力不等的戰爭	八五
精神不死的伊凡·尼庫林	八八
前進，到西方去	九四
附錄：I·索洛耶夫	九七
A·瑪卡洛夫	

俄羅斯水手伊凡尼庫林

路途

一個水手是不喜歡獨自旅行的，他實在也不能忍受獨自旅行的寂寞。尤其當他離開了熟悉的水手制服和圓帽子時，他會感覺索然乏味。在這兒，不像在喀琅斯塔得（Kronstadt）和塞把斯波爾（Sevastopol）有老朋友和他講故事，或者談談關於船的事，或者一塊賭錢。

尼庫林屢次的離開他的位子，但在這些乘客中，他找不到一個水手，他只好很憂愁的重回到在牆角那兒的自己的位子上去。

火車慢慢的到站了，尼庫林立刻跳到月台上，順着火車走，暗自抱着一個願望，希冀碰上一個熟人。真够幸運，他居然在不遠的地方，看到一個蓋上衣。

「好麼？」

「啊，好麼？同志！從哪兒來的？預備上哪兒？」

水手們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彼此就會認識了，所以五分鐘內，他們已彼此互相瞭解，十分鐘，他們已經成了老朋友。在火車還沒打二遍鈴以前，尼庫林已經知道新朋友的一切。他叫瓦西里，姓克洛夫，他是從醫院出來準備回到黑海艦隊去的。

尼庫林說：「怎麼樣？有什麼消息沒有？瓦西里，拿着你的行李到我的車廂來！」

在第二站，他們走出去散步，又碰到了三個——瓦西里，克萊索夫，菲力普，卡爾琴科，蔡迦，扶米基夫。假如他們五個在車廂裏賭錢，那麼，所有火車上的人一定會立刻跟隨而來。現在眼前發生的事情，就正是這樣。……沒有多會，有一個叫儲尼古拉，崔克夫的，加入了這快樂的集團。接着，西瑞白克夫和科諾瓦洛夫也加入了；結果，尼庫林輸了。以後，每到一個車站，都有戴圓帽子的人出現在門口。並且，可以聽到一種聲音。

「這就是我們穿藍衣服所在的地方嗎？」

接着，一定會有這樣的回答：「就是這，進來吧，進來下鋪。」

就這樣的全都下鋪了，一直到半個火車全都充滿了喧嘩。尼庫林很快樂的喊：「同志們！我們現在够掌管一個船的力量了！」

「我們當然够！」扶米基夫回答。「我們有廿四個，那是一個全套的水手。」

「不！」克萊索夫的聲音。「還不够，要廿五個——才是全套的水手，我們還短一個。」在這時，回答克萊索夫提議的是，門開了，他進來了——這第廿五個。

「哈！」當他看到這些水手制服和圓帽子時，他說：「我看，還真是一陣好風把我吹到這來，這可有我們那兒的人們嗎？關於……」

看起來他有五十多歲，耳門骨是灰色的，鬍鬚是銀白色，像他這樣年紀的人，連什麼事都準備得很好，想得非常精密和週到，在任何方面，都不像那些不小心的毛頭小伙子，只要是他所需要的東西，他都準備的很好。他右手拿著的是一個小皮箱，左手是一個罐子，大得像個籃子，背上背着一個包得很好的包裹。

「唔！」他說，在靠近科諾瓦洛夫近旁下面坐下。「我簡直全身都是汗了，你們怎麼樣呢？孩子們！」

「好嗎？爹爹。」尼庫林回答，對於這個老水手，這個稱呼非常恰當。爹爹打開他的罐子，嗅著水蒸氣。

「什麼事都安排好了。在我動身前，我已把茶做好了，我想先讓他調和一下，等我到車裏時，我就可以立刻有茶吃了。現在，孩子們！拿出你們的杯子……」

當他把茶倒出以後，爹爹打開他的包裹，拿出些糖，最初他只拿出一點，是爲他自己吃的，顯出一副很儉省的神氣。可是後來，看到這些水手們圍在他的周圍，都是他自己的同類……爹爹很游疑的看看四圍的乾衣服，於是這老水手感覺着他以前作的事太自私了。粗粗的喊一聲，他從包裹裏把一包糖全拿出來，都倒在報紙上，然後給每個水手一塊。

沒有人願意落後於爹爹，因此所有的人都打開他們的小箱、袋子、包裹。一個人拿出一塊肥肉，另一個拿的是臘腸，第三個拿的是乾酪，第四個拿的是餅乾。當他們喝完了茶時，尼庫林把錫盒子裏的「力士」香烟——廿五隻分給廿五個人。所以沒有一個人落空。

他們就這樣旅行著，由於共同的意見，尼庫林被選爲首領，爹爹作監察委員，這樣他可以供給經驗，他了解每一種食物並且知道及時購買批發貨——如果是新鮮的魚就全買了；如果遇到雞蛋，就一下買上一百個；如果是蘋果和梅子，就買牠滿滿的一籃子。卡爾琴科和科諾瓦洛夫跑得最快，所以派他們擔任到站台拿開水的工作。

瓦西里，克洛夫也有他的指定工作——留心照齊所有的車票，把牠弄成一打，以備檢查。

瓦西里個人還附帶得到些很稀有的報酬，就是在睜眼間他認識了一個少女，就是在火車剛一停下瓦西里登上月臺時，三分鐘他就認識了一個本地的少女。她走出來看火車的，於是他們談起話來。五分鐘他就由口袋裏拿出日記本，鉛筆，來寫那少女的地址。七分鐘鈴響了，火車必須開動了。瓦西里跳上已經開動的火車，從窗戶口那裏，揮動他的帽子，直到火車走過最後的一個嘴記。

水手們全笑了，崔克夫充滿了玩笑和惡作劇的態度，惡意的逗他，帶着戲弄似的憐憫，他搖着頭，嘆着氣說：「呵，瓦西里，瓦西里！我很抱歉，你將永不能避免妻子的贖養費了……」

「……………」

「你是一個笨蛋，一個娼妓的兒子！」克洛夫很生氣的說：「不是那麼回事。」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我喜歡接信，而我自己沒有親戚，我要從前線按着地址給她們，她們將要回信，現在你明白了嗎？」

但是，崔克夫不肯沉靜下來。

「呃，如果你企圖開始寫給那所有的地址，你一定得有一特別辦公室。」

於是，爹爹干涉了：

「讓這個孩子安靜些，不要擾亂他成不成？這個人是一個瘋兒，你能瞭解嗎？你露着牙就一個露牙露齒的猴，瓦西里不要在惹這件事，你告訴他，他應上那兒去……」

接着，幾句尖酸的話語隨之而起，於是事情就結束了。因為在水手中，是不能與老年人爭

執的。

水手們很尊敬他們的爹爹，說實在的，他們怎能不尊敬這樣的一個人呢？這人在卅歲以前，曾服務過突北斯克(Trubetskoy)小艦隊之臨時炸彈隊，並且已駛進到安那突里安(Anatolien)海岸，攻打過米底底(Meditie)和布累斯勞(Breslau)，親自看見在諾佛羅西斯克海灣(Novorossiisk Bay)的黑海艦隊的悲慘事蹟。爹爹告訴他們，他的父親是怎樣服務于海軍，他的祖父又是怎樣的在禁衛軍裏作水手，在塞把斯托波爾(Sevastopol)之役中獲得了聖喬治十字勳章。

就是從他，從爺爺，我們得到我們的姓羅科霍夫，(註：這個姓是新來者的意思。)我爺爺從克里米亞(Crimean)戰役回來，胸前掛着十字勳章，口袋裏放着一張赦免狀，一百個盧布，但是他不知帶這些到哪兒去？他是一個孤兒，他走到一個村莊，停在井邊，要想喝口水，他正在尋找時，看見一個少婦拿着一個吊桶。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子，有白的皮膚和酒窩，爺爺永沒有對女孩子們羞恥過，所以他說：『從妳桶裏給我點水喝！』就這麼一句話，就把他們的結局給確定了。他問：『你丈夫在哪？』『他打仗去了……他不會再回來了。』爺爺說：『我很爲妳傷心，在田裏工作，而沒有丈夫幫助是很困難的，並且這種生活正像一個沉悶的枯井。』

『少婦在這時哭起來了：『請不要說了吧！我整夜都很憂愁的躺着，一直到早上我從沒有合過眼。』於是爺爺對她說：『妳看，我是一個無家的人，但是對田地對井我並不比別人壞，並且在另一方面，妳將要發見我更好呢！我可以拿我的獎金——一百個盧布——買兩條牛，如果

辦的好的話，或者還可以買一匹馬，讓我來幫妳耕田。」像這樣一個有棕色眼睛，黑鬍子，美鬚頭髮的人，胸前掛着十字勳章，還有誘人的盧布——還會有女人拒絕他嗎？這時他們都同意把事情迅速的解決，他們就搬在一塊住下來，於是我爺爺在這村莊過了一生。鄰居稱呼他新來者，就是從這裏，我們得到我們的姓崔科霍夫。」

當要到站時，火車便叫了起來，這是最後一站，所有客貨車全都得停下來，只有兵車繼續往前開，水手們必須盡自己力量去尋找到前線的方法。

在黑暗籠罩着的車站上，充滿了從醫院休戰或有特殊使命回來的陸軍和海軍，他們衝到每節火車上，預備往前線去。這時候，引擎機的汽笛聲，緩衝機的旋轉聲，百來隻船的汽笛聲，喊叫聲，恐懼聲，宣誓聲，這一切全混雜在黑暗裏而形成了一個刺耳的激動的吼聲。尼庫林看了看，聽了聽，搖著頭說：

「同志們，我們永不能找到任何方法了，假如我們想管每個人一個個的去通過，我們將要等三天的時間！——因此，我們必須像個隊伍……歸隊。」

人們歸隊了，組成了一個隊伍。

「現在，聽着！」尼庫林熱心的說：「看，我們是聯合一致的，我們都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我是隊長，現在我們到驛站站長那兒去要求把我們立刻送往前線去！」

這個計劃實行了，當驛站站長看到廿五個穿海軍制服的年輕人時，他一點也沒有反對。「立刻送他們走！」他對助手說。

一輛糧食車正預備開到南方去，上面還有些空位，水手們立刻佔據了位子。

助手說：「按慣例，在這輛火車上，我們是不允許搭乘任何一個人。但是，你們是一個例外，因為你們是一支隊伍，並且路上你們還可以保護車。只是最可憐的是你們沒有武裝。」

尼庫林回答：「那沒有關係，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作徒手戰。」

以後，事實果然證明了，他的話成了預言。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

庫班 (Kuban) 草原的夜是多麼芳香啊！尼庫林和扶米基夫坐在貨車門那兒，把腿伸在外面搖動着，呼吸着百花和乾草的微弱的香氣，別的水手們已經早睡着了。

扶米基夫很爲興的用着沉重的腔調說：「在這兒，在醫院裏我接到一封信，正像別人一樣，照例的事發生了，我的心非常沉重，我怕打開牠，我覺得那信裏一定有些壞的消息。」

尼庫林同意說：「那發生的事，會帶給你眼淚！」

「沒有淚，只是血！」扶米基夫很嚴正的改正他：「如果僅僅是淚，我能夠忍受的……但是……血……血……」

他沉默了一會，聽聽輪子極速轉動的聲音，秋天的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閃爍着，照在車廂上，有時被火車頭的煙雲所遮蓋。

「血。」扶米基夫用堅硬加重的語氣又重複了一遍：「在那封信裏，我妻子寫着德國人殺死我的兩個孩子，克亞和克莎。而且摧殘了她，她水不能再成一個完整的人了，這就是那封信

所寫的。」

他們又沉默了，有些東西在閃爍着，也許是鐵路旁的紅綠燈，也許是從茅屋裏透出來的燈光，但是因為在黑暗裏，不能夠辨別清楚。這時候，火車從橋上馳過，橋發着尖銳的隆隆聲，隨後車輪又恢復了原來的音調。

尼庫林問：「現在你對『生活』有什麼解釋？」

扶米基夫答：「我不知道，我的內心全燃燒起來，我差不多快要不能夠忍受了，我的心日夜都在燃燒着。我是一個強壯的人，我一隻手可以舉三響特。雖然如此，但沒有比我更和平的人入了，就比方有一個獸子，酒也會使他鬧出些什麼事來，雖然我能夠擊敗他，但我還是會把他丟在一邊，不去理他。可是，自從我得到那封信——我簡直不知道我自己了，我變成了一個瘋狂的狗。」

尼庫林沉思的說：「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今天，像你這樣遭遇的人正有很多。」

他靠着貨車，用一隻手遮住風，點着了一根香煙，這火星劃開了一霎那間的明亮。

扶米基夫又開始說：「現在我只有一个觀念，除了前綫，我什麼都不能夠想，去抓住他們，砍了這些德國人。呃！正是由他們，我學到了瞭解許多種的戰爭方法。你知道，這也很令人驚奇，在我沒接信以前，我是任何技術都不知道的。當我在醫院裏時，那裏有一個步兵隊長，一個好人，他曾經對我說過：『扶米基夫，這裏有些戰術的題目：他們在御面，這兒是你的發火點，這兒有一個山也許還有個水溝，敵人是一軍團，而你只有兩小隊，你們正要去攻打，那那應當怎樣作，你怎麼樣開始呢？』我只凝視着，什麼也想不起來。但是我接信以後，在我心

裏只有一件事——怎樣能用更好的方法去殺德國軍隊。我躺在這兒想了：這是空前絕，我有三輛坦克，他們有一架機關槍，正從旁邊發火，在我右邊有一個壕……我閉上眼睛，好像我已在平原上，好像一閃光，我知道我要怎樣做，那就是使他們一個也活不成。我不能計算那時我想到多少戰策的，我在這兒安置戰鬥坦克車，摩托車和騎兵隊。一次，我在花園裏又碰到這個隊長，他又開始討論他的題目。他說：『扶米基夫詳細計劃一下』，我立刻把計劃告訴給他聽——他大吃一驚：『呃，這還有一個』。我又得到一個，他非常驚訝。他說：『這雖然不是一個按著戰術規則的正規戰，但是一個很好的遊擊戰。你應該到官長訓練班去，你從戰爭的經驗上，自然的得到了戰術。』他以為那是我自己發明的，他不知道這是德國人教給我的。當他們

在地裏葬送了克亞和克莎而且摧殘了我的妻子時，我就有了這種計劃。我所有的時間，全被那些事所煩擾。現在，我只抱著一個觀念——去處置一百個德國人！當我能得到一百個時，我可以死無遺憾，我一定得到那些再死，我要數够一萬個。」

「那正對，」尼庫林同意：「一百個——一萬個。」

「你的意思要做什麼呢？」扶米基夫問。

「我？」尼庫林笑了：「我的意見是我要好好的和他們清算，使他們一生都說着：俄國的抗拒，並且同樣的教給他們的子孫——但是我沒想到我將有什麼事——我在戰後預備讀書，我要成一個軍事工程師。」

扶米基夫轉來變成尼庫林的計劃，他們又坐了一會兒後，他就躺在麥麥旁邊的新鮮草上，背着火車，留下尼庫林獨自坐着。一陣陣清新的微風吹拂在他的臉上，他仰看着天空，仰看着

！去線前到！去線前到

秋天的星星和渾濁的天河的天空，他的思想很清楚的集中於每件事上——他自己，扶米基夫和俄國。到底俄國是他自己的祖國，那並不是介在太平洋和黑海間的空間，而是過去有百萬生命，現在有百萬生命，將來有百萬生命的國家。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他覺着：「生命是一條河，一條流水，無阻礙的波浪。」這種簡單的思想，深深感動着尼庫林。因為在他的這種思想的背面，尚有着另外一種思想——那就是他自己的不朽。他從父親那兒得到生命，他必須把軀體給兒子，這意思就是說那是不會中斷的。……一種愉快而安慰的感覺包圍了他，他自言自語的說：「生命就是這樣的，在什麼地方才會中斷呢？這是沒有的事！」然後，尼庫林的思想轉到德國人身上，於是，他很輕視的笑了：他們想使俄國結束，但是他們怎麼能夠結束呢？甚至連一個人都不能夠被掃除在地球以外——他是和他的孩子一樣的生長着。

東方已現出微明，這是一個潮濕多霧的黎明，尼庫林也感覺着他的水手衣服和領子上有着露水。鄰近的樹和灌木，看起來是暗淡的朦朧的，在他們旁邊，有一團團的白霧在流動着旋轉着，好像一個海似的。但是，在深灰色的天空，一道亮光越來越高了，突然衝破了霧，一道刺人的光線全射到尼庫林的眼簾中，太陽升起了。當尼庫林叫他的朋友時，甚至笑了。

「怎麼着？我的朋友，來晚了，不是嗎？」

當水手們意識到晨光的到來的時候，他們全醒了，他們伸長着懶腰，大聲吵着，走到貨車的門口。車子從道旁經過時，隱約的看見一個簡單的茅屋和一個年輕的女孩，她拿着綠的旗子站在那裏，水手們向她喊，並且搖動他們的領子，她回答一個笑，同時搖動她的旗子。當茅屋和女孩在貨車的轉彎奔馳中不見了時，崔克夫轉動他的黑色吉布賽的眼睛，看着克洛夫半天。

「你要幹嗎？瓦西亞，要找留地址的機會嗎？多麼可憐呀，你沒想到去使火車停一下！」
爹爹是最後起來的，像他這樣年紀的人，是有他個人的尊嚴和事業心的，他是用輕視的眼光來看女孩子們和別的那些天然美麗的東西，因為他認爲她們是無用的笨的，不值得他的注意。

「我們現在只要能有些熱茶就好了。」他渴望著說：「快點！孩子們！打開你們的包裹，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但是，在這時候有些事情發生了。在制動機尖叫聲中，車慢慢停了。尼庫林伸頭在門外，問着慌忙走過去的鐵路守衛：「什麼事發生了？」

「他們說發現了軍隊！」

尼庫林突然砰的一聲，把貨車門關上了，只留了一點縫。當他轉過身來向着他的伴侶時，不用他說一個字，只用他的臉色就把什麼事都告訴他們了。

爹爹問：「德國人？」

一樹自動步槍的響聲，回答了他，轟，那是德國人！從門縫裏，尼庫林可以看見他們從山叢樹中跑出來，一面發槍一面喊。

第一次戰鬥

尼庫林的眼睛看過了同志們的臉，他知道這些同志們應該去不能再待幾十分鐘，如果再延長

的話，他們就要全部滅亡。

德國人吵着，忙着爬上火車。

「臥倒！」尼庫林命令水手們：「不要響，當門一開時就跳過去，把豬羆們扼死！誰先抓住一桿槍，就先跑到前面，攻擊這些雜種！」

他們全躺下，擠在一起不動，吵鬧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已經很清晰的可以聽到德國人所說的一句句的話。突然，扶米基夫站起來了。

尼庫林小聲的說：「你爲什麼起來？」

「一個計策！」扶米基夫很興奮的小聲回答：「我想起了一個好主意，把他們誘到這裏，我們可以好好的對付他們。」於是他趕快用草把水手們蓋上，他剛弄完，德國人的聲音已經到了貨車的右面，門被踢開了。

「俄國人，投降吧！」一個生硬的外國調子：「出來！」

沒有聲音回答，沒有一點動靜。咚咚的聲音響了，德國人爬到貨車裏來。最初是兩個，跟着又是一對，別的全在門旁排着隊等着。

尼庫林看到正在他前面的那個德國人，打着裏腿的細腿，穿着笨拙的鞋子，還帶着破壞而骯髒的被包。尼庫林用很快的動作拉住他的一條腿，用力的往自己這邊拉，只聽喊了一下，德國人就面衝地躺下了，立刻他的自動步槍到了克洛夫手裏。扶米基夫跑過來，迅速的拉住離他最近的一個德國人的耳門骨，血從這人的鼻子和嘴裏流出來，就在這個地方，那個德國人連動也沒動一動的就死了。羅克夫和西端白克夫，在混戰中結果了第三個德國人。同時，爹爹在邊角

裏得到第四個——把他推擠到牆上，用左手拿過他的自動步槍，右手用刀子一下一下的砍他。所有這些，都是發生在片刻間。第二步，他們就是要來收拾圍繞着火車的混亂的德國人，水手們用着從德國人手裏奪過來的槍，就把德國人打敗了。同時，我們的孩子們就衝出車門大聲的叫，喊，笑。那一些黑鬼黑鷹們，一看到這一羣德國水手，他們就趕快掉轉身跑走了。

水手們衝到死屍前面，抓住他們的槍。現在德國人才發見，他們自己的手榴彈在向著他們爆發。這時候，從灌木中發出來的嗚嗚的重機關槍的響聲，也許可以阻止這些敢死者的攻擊，但是卻沒有能夠阻止瓦西里，克洛夫。他在靠近貨車的地方防守着，當他看到十個德國人拉着一輛放着重機關槍的鐵帶耳曼車繞到水手們的後面攻擊時，克洛夫就用手榴彈來炸浦耳曼車。一個爲爆炸所激起的濃厚的灰色的烟霧起來了，當烟霧消逝時，克洛夫已經站在敵人機關槍的前面，拿着兩架手提機關槍，三個德國人被炸死，別的都舉起了他們的手。

「崔克夫，扶米基夫，這兒來！」

戰鬥繼續了半小時之久，這是一個空前的戰爭，廿五個沒有武器的水手却消滅了一大隊武裝的德國人，六十個德國人被殺死了，他們的掠奪日子是過去了，十二個德國人作了俘虜，其餘的全部逃跑了。

在這次戰爭中，水手們沒有一個亂幹的，如果我們把扶米基夫的用來拉德國人的耳門骨的拇指不算外……

在山谷裏

當你一度得到肥時，你就得一直駕駛砲前；如果你一度指揮一個戰爭時，你就得一直勇往邁進。

一個火車侍衛兵和司機，來到尼庫林面前。這位司機，是一個留着灰白鬍子的皺着眉的老人，他穿着一件塗滿油質的外衣，在他光着臂的一隻胳膊上，裹着繃帶。

「首領同志，」侍衛兵一面指着囚犯一面說：「我們對火車將要怎麼辦呢？開回去嗎？」
尼庫林很驚訝的問：「爲什麼開回去？前線在需要子彈、火藥、而你却想回去！你得到的命令是帶他們出去！」

「路繞遠了！」

「你一定得修理，火車裏有多少人？」

「不多，但他們是不會修理這些的。」

「我們可以從人民得到幫助，從村莊裏集合農民來幫助我們！」

「這真是個好主意，」司機說。他的鬍鬚一動一動的像個貓，他是一個寬肩膀而且很厚實的人，有一個黑臉，看起來好像是德羅風霜似的。

「但是，你所得到的，是鷹，首領同志！」他喊了：「不是孩子們，而是老虎，他們喝硝酸，他們吃魔鬼的肉，他們都是不眨眼的吃嗎！我一直到死，都不會忘記的！」

侍衛兵到村莊去召集農民來幫助修理鐵軌，尼庫林叫着爹爹說：「派兩個水手去搜查所有的死人，把所有的文件、信和別的紙張，都帶來給我，並收集所有武器、火藥、工具。」

「最先他是有意吩咐爹爹，爲的是按照所有的規定來影響司機。爹爹明瞭這意思，所以很注意的站着，並且他又把這個軍式的命令重複了一遍：「

「好！帶兩個水手去搜查所有的死者，把文件、信和別的紙張全帶來給你，並收集武器、火藥和工具！」

「進行！」

帶着精確的嚮導，爹爹轉過身去，並起腳跟略略一聲就走了。

尼庫林從眼角那裏注視着司機。老人受了影響，皺着眉重重的哼了一聲，搖了搖頭。

「這是一件好事情，當人們有一種搶劫行爲時，同時還能知道他們的責任。」他說：「我了解這一切，我自己曾參加過第一次對德國的戰爭，我受過軍事訓練，我是在第十二擲彈兵步隊裏的一個NCO。」

他到他的引擎機室去，尼庫林目送他的背影想道：

「訓練是一件偉大的事！你可以看別的人們是怎樣的注意每一件事。」

在送一部份水手去幫助修理鐵軌以後，尼庫林和扶米基夫開始詢問俘虜，克洛夫學過兩年德文，所以他知道一點；同時，很幸運的，俘虜中也有一個人能懂得些俄文。

扶米基夫現出灰的臉色來，看着德國人。

尼庫林很堅定的分開他的注意：「爲什麼你在這兒？你沒有聽到命令嗎？——去幫助修理鐵

軌。」

詢問的結果，尼庫林的計劃全部推翻，這支攻打火車的隊伍，是德國的派遺隊，預備割斷我們的交通。俘虜們說：在離這兒不遠的山谷已被他們佔據了，他們在那裏隱藏了降落傘、機關槍，傳遞消息的無線電，這些被打散的散兵殘餘是能夠利用這些軍事工具的。

半天的工夫，鐵軌全修好了，於是待衛兵請水手們都坐好。

「不！」尼庫林說：「我們在這裏還要忙一會，你先走吧！願你有好運氣！」

他給司機一個短的報告，請他面交下一站的運糧站長，他們彼此很溫情的分開了，司機甚至哭了，當他擁抱水手時。

火車已經開動，慢慢的車輪轉動的聲音也聽不清了，水手們還聽到三聲拉長的汽笛的叫聲。

「這是老人的問候。」克萊索夫感動的說。

被樹林包圍着的水手們，在光亮閃爍的寂靜中，充滿着落葉和潮濕的新鮮而強烈的香氣，因為最近剛下了雨。潮濕的大地安靜地觀望着走遠去的脚步，橡樹仍是綠的，楓葉開始變紅了，菩提樹成一堆金色，他們的葉子全散佈在地上，山雀正在演奏他們秋天的樂調，啄木鳥也唧唧的說這一年快完了。在小山谷裏的土地，已全變成紫紅色，太陽光射在斜坡上，使大地變成不可思議的景象，歐椋鳥在周圍滋擾着，吵着，好像他們在啄食苦果。

水手們穿過密密生長着的山楂樹、桑樹、薔薇和榛子樹，向山谷前進。在倒下而積木底下，他們發見降落傘、各類的軍需品、機關槍、手榴彈、火箭、兩個運輸的傳導，袋子登陸的信

尼庫林想了一下，緊縮着他的嘴唇。

「一百零六個降落傘，」他說：「你聽見嗎？扶米基夫，八架機關槍，扶米基夫聽見了沒有？」

「是，我聽見了。」扶米基夫回答，他正在忙於吃野玫瑰，並且已經吃了一朵花的一半糧料了。

「好，你怎麼樣想呢？」

「很簡單。」扶米基夫回答，把一粒一粒野玫瑰的籽籽進嘴裏。

「這有一百零六個人，我們結果了六十八個，俘虜了十二個，他們還有二十六個，這就全了。」

「我並沒要你算總數給我，」尼庫林突然打斷他的話說：「在這裏得了一個數學教員，你看！我不要你的幫助也可以計算出來，停止笨的動作，不要再找玫瑰了，我嚴格的對你講，我要問你的是機關槍！」

「機關槍有什麼事？」

「你這個笨蛋！這有多少？八個，他們在車站上有四個，這樣加起來是十二個，對於一百個人，這是一個很好的數目——唉！」

「一組。」扶米基夫同意的說：「你的意見怎麼樣？是不是還有更多的？但是如馬是那樣，那麼那些降落傘在哪裏呢？」

「呆瓜。」尼庫林說：「這是一百零六個，但是他們還會繼續的增多，我幻想着，德國人在想派遣另一隊來，也許還要多……你想他們拿陸標作什麼用，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扶米基夫眼睛充滿了熱情。

「好好的得到他們！」

「我們將要得到他們！」

在山谷底下，尼庫林召集水手們，並且標出地點來。

「同志們！你們看，我們跑到那兒了！也許我們要碰到激烈的戰爭了。我們要專心的好好的組織一個隊伍，我作司令，你，克萊索夫作軍需。並且我指定蔡迦·扶米基夫爲參謀長。」

扶米基夫嚇了一跳。

「你發瘋了？首領同志！我怎麼能作參謀長呢？我從未接近過參謀部，我是一個規矩的水兵啊！」

「但是，我是什麼呢？」尼庫林回答：「並且克萊索夫是什麼呢？戰爭時代所有的工作都要作的，孩子，也許在必要時，你可以不作參謀長，但必須作個醫生或工程師，那你也得轉過去作，好好的盡你的責任，扶米基夫同志，不要再有一點考慮！」

在大家贊同聲中，尼庫林派麥爹爲會計並兼軍需長，扶米基夫立刻把在山谷拾到的小皮包移交給他，裏面全是蘇聯錢幣。

明顯的，這種榮譽給了麥爹，他很高興，然而他覺得應該抱怨一下，他訴苦着說：「保管

公款，是件很麻煩的事，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了。這裏有多少呢？」

「鬼知道，」扶米基夫不在意的回答：「數數牠，計算一下。」

「唉，不成，」爹爹伸出食指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接收了一筆公款而沒有數牠們，如果我們要正常的辦理的話，必須開一個會請，你、我、另外再找兩個人，並且還得準備公共賬。」他寫著在水手們面前表示他的財政知識，又加著些話說：「一個人移交錢的時候，要有簽名，另外一個人接收時，也要簽個名，別的人則簽名在下面……」

尼庫林不耐煩的打斷爹爹的話說：「這就是你所需要的嗎？也許你還要一個不怕火的保險箱，一個打字員，兩個書記？」

爹爹生著氣和扶米基夫坐下數錢，他用很遲緩的動作核對每一個包裹的數目，於是扶米基夫嘆氣了，很不安的打量他，但是並沒有刺激到他，他還是照著原樣的做著。

同時，尼庫林同他的委員們討論著事情，他們決定暫且克萊索夫必須留在山谷，因為德國人一定要來找機關槍。這樣子，尼庫林同著三個人走出樹林邊界，去看事情怎樣發展，因為跳傘部隊在那裏登陸。

「安靜！一架飛機。」卡爾琴科說，用肘來托著下巴，他的眼睛跳動的閃爍著，好像要突出在眼眶外。

「不，你在幻想。」尼庫林回答，並且靜聽著。

卡爾琴科說：「在船上我能聽出任何一個人，我從未錯誤過，現在從這條路來了——從北面來了。」

果然不錯，尼庫林同別的水手很快的看到模糊的發動機。卡爾琴科很緊張的跳起來，像一個好的鋼琴，不只用耳聽，並且用整個身體來聽。

「德國人，」他很熱情的肯定着說：「一個單型飛機，飛到我們右邊了，飛得很低。」

卡爾琴科沒弄錯，那真是一個單型飛機——偵察機。

偵察機在樹林周圍盪了一圈，然後就飛在樹林上面了。

尼庫林的頭腦運動起來。

「路標，快點！」他命令着：「在兩分鐘內！」

於是水手們展開路標，尼庫林不能再忍耐了，假使飛機走過去了，沒有再回來，不是就看不到路標了麼？但是，飛機聲又一次響了，愈來愈近，很快的，黑影掠過山上的斜坡——偵察機回來了。

他把槓的翅膀向下斜，表示已明白這路標，繞了兩圈後，掃到西邊去，一直到夕陽西下處。

從西方來的德國人

「你怎麼想。」尼庫林問他的參謀長。

「我想槓是去招呼別的飛機去了。」

「一定的，召集所有的槍手全到甲板上來，從山谷中，把德國人的武器全拿到這裏，暫時

把降落傘留在那兒。」

在一刻鐘內，尼庫林的命令全實行了，他叫遞委員們和參謀長來。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他說：「他們可能落下降落傘部隊，或者送運輪飛機來。如果是降落傘部隊，那麼，當他們還在空中時，就射擊他們；如果是飛機，不要打，等到落在地上再說。把隊伍分成四小隊，我領第一隊，克萊索夫領第二隊，扶米基夫領第三隊，崔克夫領第四隊。每一隊有兩個機關槍，我們要把做了路標的地方，全包圍起來，機關槍在最前面。」

他很急速的步子，幾乎是跑，來考察地方，指給每一隊他們的崗位，他自己選了在草堆的地方。

在遠遠的地方，可以聽到輾轉的嗡嗡聲，卡爾琴科的眼睛被熱情燃燒着，報告着說：「連輪隊，五十二個德國人，從西邊來了。」

這一大羣德國人低聲的叫着，一步步走近前來，水手們都在機關槍旁等着。

第一架飛機落地了，推進機轉動着，尾巴搖擺着，很巧的，一直向着乾草堆去了；在那面停下來。第二架第三架也都落在地上了。同時，八架機關槍的槍筒裏都衝出火熱的氣，從四面圍來射擊他們，槍彈響着，擊中了飛機的翅膀和梭形骨架，汽油箱，及推進器。一架德國飛機還未來得及停止，就又開始加速度的往上飛了，但是一聲大的爆炸，使他發見推進器壞了，紅黃色的火鏡籠罩了所有的德國人。

戰爭就是這樣開始了。

尼庫林這小隊集中焦點開火，門邊關槍和步鎗聲，停在草堆前的飛機，使推進器和梭形

骨架全着火了。在火餞包圍中的步槍手全都跳了出來，山下這殘酷的火而被擊中倒下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水手們未曾預料到的，那就是可以作為自動步槍手的補充的，是德國人從飛機上帶來的輕坦克車。

嘩嘩的聲音，從飛機下面爬出來些坦克車，集中力量，一直衝向尼庫林的方向，燃着了草堆，變成熊熊的火餞。假使尼庫林猶疑一下，失去思想，或者表示出一點輕微的猶疑時，所有的人就全要失掉了。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他決定了個命令。他的思想感覺都緊張起來，集中到最高點，他找到正確的方法了，立刻決定了，好像有人正在激勵着他。

「如果我被殺了，你來管理這一隊。」他對克洛夫夫說。

很快的，並且很堅定，而毫不思索的，他拿了兩磅手榴彈，輕輕的跑着去迎坦克車，槍彈正圍繞着他唱着他們的死歌。但是，恐懼的黑影並沒有觸動他，他永沒有爲他自己的安全想過，甚至連一點輕微的警戒都沒有——相反的，他的心是輕鬆的，甚至可以放聲大笑。如果在這秒種內，他可以作自由的笑的話，他一定會大笑。

他用很大的力量擺動着，急忙把一捆手榴彈擲出去，立刻躺下，以避免碎片。因爲一個碎片在爆炸時，可以飛到四邊去，坦克車受到打擊，轉動車軸，攪動了泥土。這第二捆手榴彈準確的射到車頂上，坦克車停止行動而着火。高興和興奮燃燒了尼庫林的雙頰，好像剛喝完了。一杯好燒酒似的，他回到草堆去。

再見吧，我的朋友們！

克萊索夫在第二個德國飛機觸到地面時，他就開火了。槍彈擊穿飛機的全身，飛機搖動着，右翼拋在天空，左翼已插到泥土裏去了，這個打擊是如此的可怕，當牠後來傾翻時，飛機師已在原位處被殺死了，而在飛機之梭形骨架下的坦克已與牠脫了節。

但是，在裏邊的德國的自動步槍手，一直沒有受傷，他們跳出來，爬在地上，他們集中火力來射擊，尼庫林命令科諾瓦洛夫和西瑞白克夫去檢查飛機，並且把德國人集攏在一塊。

但是水手們不能夠走近，科諾瓦洛夫第一個倒在地上，頭部被穿透了，此外還傷了五處，以後西瑞白克夫又被打死了。尼庫林從他的躲避處看到了這些。

「這笨豬！」他從牙縫裏說出這句話：「他們將要殺死孩子們，把手榴彈拿到這來！」

尼庫林爬出去，爬在山丘中間，一直向飛機爬去，槍彈嗤嗤的哀鳴聲迎面而來。他的帽子被槍彈打飛了。他的背包像刀割開了似的，兩個子彈打在他肩膀上，兩個子彈射在他的腿上，他克服了痛苦和可怕的無力，固執的又往前爬去，迎面又來了一個槍彈，打在他的要害上，當他的熱血浸濕到草上和地上的時候，他用了最後的掙扎跪起來，很快的把手榴彈扔到德國人那裏。

◎水手們被葬在村莊教堂院子裏，在山旁周圍許多里，都可以看到這個草原。這是一個很晴朗的冷天，急驟的北風吹在柳樹枝上，旋轉着秋天的枯葉，在地上飛舞。

水手們掘了一個很深的墳給他們的同伴們，在農村中召集來的木匠給做了棺材，不知在什

麼地方，爹爹又找到些猩紅色的布來蓋住這棺蓋，他也還準備了墓碑——一塊大石頭片，鑿上他們的姓名等。

許多集體農場的農夫，都來參加葬禮，當地的教員，也帶領着小學生來了。首領的話很簡短：

「我們埋葬了和我們一齊參戰的同志們，在這次戰爭裏，我們是勝利了。雖然敵人的數量和軍器比我們多，他們有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坦克，飛機，但是我們却是勝利者，因為我們是爲正義，爲我們神聖的主義，爲着蘇維埃的人們，爲着我們的國家而戰；在這爲着光榮和自由，爲着人們的快樂的戰鬥中，我們親愛的同志克萊索夫，科諾瓦洛夫和西瑞白克夫遭到了死亡。他們的事蹟和名譽是永遠被人們記憶的。而敵人却在等待着復仇和死亡！」這時他又轉向小學生們說：「至於你們，孩子！當你們長大時，要深深的記起這個墓，他們是爲了你們的快樂和你們的前途而死的！」

他走近這些遺體，向每一個脫帽致敬，並且小心的整理一下絲帶。

「放到墳裏去！」他命令着。

釘鏈聲響了，然後就是呆板的踏土聲，很快的墳上突起一個土堆，水手們鑿起自己刻的碑，並且放了三排槍。

從教堂院中走出來的水手們，一直向附近車站走去。尼庫林是很忙的跑去的，因爲在這裏起了個混亂，可驚的謠言從四面來，沿着路都有車子走過去，裝滿家庭的簡單用具，這是用馬和牛拉的，有些還用母牛來拉。在他們所經過的村莊中，他們常看到茅屋的門窗關着，尼庫林

知道這種淒涼的畫面的意思，那就是表示敵人近了。

他對他的參謀長扶米基夫說：「有一個思想煩惱着我，那些空中運輸隊使我懷疑，如果只是一個弱的團體，怎麼會有坦克車？爲什麼他們要趕着這些到我們戰線，並且這麼近呢？」

「我也在想這同一件事。」扶米基夫加著說：「如果他們帶坦克來，不能沒有事。」

「那麼，怎麼辦？」

「好，首領同志，讓我們想想，前線離這裏遠嗎？」

「鬼知道他們在那裏跑，也許一百公里，也許三十。」

「依我想三十更近些，」扶米基夫說：「你可考察過在山谷下面的傳話器的形勢沒有？沒有嗎？好，我看了，從那兒我明白了許多事情，他們那兩個是短波器，爲着短距離的，不會超過廿五或卅公里的，現在你覺得可疑嗎？」

扶米基夫笑着，又加著說：「如果我們能夠對準了德國人的嘴走去，我們將要觀察的更好點。」

「我們用不着，」尼庫林回答：「他們牙齒還不够尖利的去嚼我們，當我們到了車站時，我們要找出事跡是怎樣進行的，我們打電話給司令部或別處」。

「在集體農場那裏，他們告訴我，這裏兩天沒有火車經過了。」扶米基夫想起來說。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

站上非常安靜，孤寂的像沙漠似的，這是一個普通草原上的小站，有一個低的月台，周圍用阿拉伯膠樹圍成籬笆，每一邊都是灰色的草原——蕭條的秋天的草原。由於這種淒涼的景象，使每個人的心靈都甯靜起來。

「不，他們不會到集體農場來談故事的。」沃米基夫看着在閃光的鐵軌上擺着的黃色外衣說：「這裏有好久沒有火車走過了。」

他們給站長辦公室找到站長，他是一個高個，他有着一個雀斑而帶着鬍子的臉，在他蓬亂的紅色的頭髮上有些稻草和羽毛。他正在忙着一個很奇怪的工作，這是不適合於這些天的工作——把火藥裝滿獵槍中。

「好嗎？」尼庫林很有禮貌的問：「我們可以進來嗎？」
站長很憂鬱的答應了。

尼庫林用很圓滑的外交詞令說：「請告訴我，關於火車有什麼新聞沒有？三天前有車經過沒有？德國人攻打過沒有？」

站長回答說：「我有新聞，但是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就是那些抵抗敵人的水手們！」
立刻起了個顯著的變化，站長的憂愁完全消失了，他跑到鄰居那裏，拿了兩張椅子，很開

心的和他的客人握手，並且請他們坐下，同時，介紹他自己叫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瓦爾克夫。

他是一個很奇異的快樂的人，這個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瓦爾克夫，他整個的臉上頸上和手上，都厚厚的蓋滿了雀斑，甚至在他明亮的灰色的眼睛圍着的瞳孔周圍，尼庫林都可以看到有棕色的斑點。他不能鎮定，他爲拜訪者的拜訪而高興所激動，整個時間他都在忙著動作上，一下梳頭髮了，一下又用手把他弄蓬亂了，握緊着他手的關節，動動裏水瓶，拉拉耳垂，敲敲嘴唇。同時，他變成一個實際的人物，用軍式的簡略和準確的語句來回答水手們的問題。對的，火車由於他們防禦德國人的成功，已平安渡過，並且可以確定的說，他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這裏還有別的車走過嗎？不，沒有，交通已停了兩天，同時，兩縣的交通都斷絕了。

「他們說這條線被切成南北兩段，」站長說：「我們好像夾在鉗子裏，只有我不信。」他站在平安的立場上，又急著加一句。

尼庫林提醒著說：「你沒有信是錯誤的，如果火車停止而兩縣的交通被切斷，那個意思就是說有些事情不對了。」

「那當然……」一個人可以期望任何一件事，你看，我都準備好了。」站長看著他的子彈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保衛家鄉麼？」

「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停在這裏去伺候德國人，那豈不是我自己輕視自己嗎？留在這裏，

到戰後我對自己能說些什麼呢？在以前，我就看出我的道路了。」站長笑着說：「兩年以前，我就計劃我要做什麼。」

尼庫林和伏米基夫，跟他一塊笑了。

尼庫林決定如果發生些什麼事情，要這個高個的快樂的紅頭髮的人到他的隊伍裏去，對於他是不太適合的。

門開了，卡爾琴科進來了：「首領同志，我能夠聽到一種隆隆之聲，有點像是火車。」

FD — 11411

水兵們和站長，立刻奔出到月台上；尼庫林跪下，把頰貼到冰涼的鐵軌上，從遠處來的輪子轉動的隆隆聲，可以聽到了。沒有疑問的——一輛火車駛進來了，但是誰在這車裏——他們自己人呢？還是德國人？

「拿槍開槍來，」尼庫林命令著：「全都武裝起來！」

隊伍都在靠近軌道的泥溝裏，守着他們自己的崗位，只有站長留在月台上。

五分鐘以後，一個火車頭猛烈的駛進來——只是火車頭，沒有車身。開足馬力跑着，噴着一條帶似的灰色的烟。站長迎面跑過去，搖動他的紅旗；水兵們也跳出來，在軌道上跑。

當車頭停在車站前面時，從制動機下面冒出藍色星點，圍成一團蒸氣的美麗的雲，發出乾燥的嘶嘶聲，把金屬摩擦油燈光的車檣聯合起來，汽鍋隆隆的響着，用蒸氣力量推動着。

尼庫赫、伏茶基夫和桿克洪。西皮純得諾維支走過火車站，司機跳下車迎他們——他是一個漂亮的年輕火，穿着一件敞開懷的襯衫，他的被太陽晒焦的臉上，發着油膩和煙灰。

「你從哪兒來？」

「從德國人那裏逃出來，從他們手掌中溜出來！」司機用一種很肯定很快樂的語氣回答：「我從來沒有想到逃跑——這真是個奇蹟，阿由迦！」他向着小機器房喊：「出來，到這兒來！」

黑臉上的白牙齒發着光，強壯的阿由迦出現了，他不慌不忙的從鐵梯上下來，看起來他像個喀爾木克人，他有黑色的捲曲的頭髮，他有着一對分開很遠的斜眼，還有一個鼻孔朝天的鼻子。

司機告訴水手們，在那天早上德國空中隊伍佔領了一個大軍需庫，在車站南邊五十公里的地方。只有這一個火車站FD——二四二是被駕駛着逃開的，自然啦！全仗阿由迦，他想到這了，並且推測出有些叛亂的事，因此兩天他沒有離開火車站，總是保持蒸氣。他們在路上停了兩次，那是因為一個子彈穿過抽水壓機，窒息了水管，所以他們來晚了。

「我們在還見有三個人，還有一個過客。」司機說：「瑪露莎，妳爲什麼坐在那兒？是不是害羞，妳快看有多少好的青年們在這兒。」

「正是呀！」從機器房裏發出一個女孩子的聲音：「我是太蠢了……都是些煤灰。」

「我們在路上拾到她。」司機放低了他的聲音解嘲着說：「我們向外一看，看到她帶着一攬子榴彈，沿着鐵軌跑着，是從德國人那兒逃開的，好，我們替她擔憂，於是把她帶到火車站

上來，她叫瑪露莎，姓克亞克娃。」

正在這時，她由機器室出來，水手們用很幽默的歡呼向她敬禮，並且喊：「好啊！瑪露莎！」她驚惶失措的臉全紅了，開始整理她的頭髮。

崔克夫向克洛夫一眨眼，並且用肘推推他。

「不要失掉機會，瓦西亞，看我們還有怎樣一個女孩子——一個真正的女王。」

瑪露莎真是够美的，她有銀灰色的頭髮，一個伶俐的向上翹起的鼻子，一雙溫和的棕色的眼睛在黑色弓形的眉毛下面閃着。立刻，有許多的手都同時伸向她，獻給她香烟、糖、蘋果，但是這沒有更多競爭的機會，首領很嚴厲的四面看看，一切全安靜了。

尼庫林繼續和司機談話。

「那麼，你也許會有機會滑到北部。」

「我不知道，不能回答什麼……我們可以試驗，他們說試驗永不會有害的。」

「好，爲什麼不呢？」尼庫林說：「我們將來和你們一塊去試驗。」

「太好了，」司機同意著說：「這是最大的快樂，特別是我們給自己打出路。」

雙頰帶着空虛和憂愁，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走近尼庫林身旁。

「好，再見吧。祝你們好運，解決德國人。」

「你呢？」尼庫林問。

「我停留在這兒……我沒有權力遺棄車站……」

截斷

狂想的、急速的、火箭似的、尼庫林記起地雷的判斷，這許多噸重的火車頭，看起來很難適合於鐵軌。但與其讓牠從自己面前溜過去，還不如由自己的力量把牠帶着走的好。

在路上很清楚的看到爲什麼交通被割斷，有些地方電線桿被攔斷了好幾碼——這是德國降落傘部隊所作的工作。

看到了一個車站了，但是從這裏他們得不到什麼消息。再往前走，看見一所房子，那是給鐵路工作上的人們住的；同時，一個人拿着個紅旗來迎火車頭，他告訴他們，他聽到，德國人離這條路不過十五個公里，他說在這房子裏沒有住別的人，所有的人全走了。他是一個鐵路上的的人，他和他的太太，三個孩子留在這裏，最小的一個病了——有這麼一個家庭，他能上哪裏去？

他們又前進了。司機開得很慢，很小心，以便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反轉。尼庫林站在車門口的鐵階上，手抓着扶梯，盡可能的往外靠。離着第二站還有四公里，火車開始發出一聲尖叫，噴着氣，用力量制止前進，首先，一個水塔顯現在黑色暗淡的山頂上，而後就是一個孤零零的電線桿，上面還帶着一半紅一半白的旗號，最後，尼庫林看到車站了——一所黃色的房子，白框子窗戶。火車頭慢慢的停下來——簡直幾乎是沒有聲音了，好像在偷着走似的。

「衝過去？還是停止？」司機問：

「爲什麼，不停止？」尼庫林回答。

「假如我們走過去，德國人來阻礙，他們像囊中取物似的得到我們，那我們就完了。」

尼庫林說：「在這兒，任何方面都是一樣，沒有敵人向什麼記憶，最好是停止；我們派偵探出去，看看這兒是否平安地帶。」

但是他們不用派偵探了，震耳的尖銳的機關槍聲響起來，尼庫林跳到火車頭前面，他已能看見德國人沿着路線跑向火車來，在路邊上，一堆枕木的後面，有一隊兵正在忙着安置反坦克砲。

尼庫林下令轉動機關槍向着反坦克砲，同時，用十支自動步槍向着同一方向開火，趕逐枕木；後面的槍手，強迫他們爬伏在地上。同時，司機轉動火車頭，很鎮靜的開足馬力向回駛去。

「後面，看後面。」尼庫林聽到司機激動的聲音，連忙轉過來打了一個寒戰，全身都冷了，心都凍在一塊了——五個德國人拿着手榴彈跑過來，要切斷火車的退路，他們能否趕到這兒，完全決定在這一秒鐘。水手們從站台上和機車中用自動步槍向德國人開火，但是在那樣的急驟速度下，是很難達到目的的。

「聽下！」尼庫林命令着，他的聲音超過車輪的吼聲，蒸氣的呼喘的聲音在周圍響着。

德國人差十五米特沒有達到目的地，他們的手榴彈在離火車十五米特的車軌上爆發了，燃起黑色的烟雲，碎片啾啾的飛向機車的周圍。槍砲吼着，但火車已走過了信號柱，開始走到對面的地方，留下空洞的藍色在塵土中。

瘋狂的雷鋒又開始了，德國人向着鐵軌開槍，能够毀壞軌，阻止火車的前進。大概他們是

太慌張了，槍彈都落在離軌道很遠的地方，火車平安的衝出危險地帶。

「呸，通過了！」扶米基夫說，用手背擦額頭的汗：「看看我們剛才做的事，我們的運氣來了！」

瑪露莎的淚

當火車回到原來的車站而在冒着黑烟的時候，深紅色的月光穿過烟霧射到草原上，捷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很高興的跑來迎接尼庫林。

「好嗎？沿着鐵路你聽到什麼沒有？」

「路線割斷了，德國人隨時都可以到這兒。到離開的時候了，你們有什麼決定嗎？同志們？」尼庫林轉身對着司機和火夫說：「你們是和我們一道來？還是留在這兒？」

「停在這兒？受着羞聲聲待嗎？」司機說：「我不，我不停在這兒，你呢？阿由迦？」

「我？」阿由迦驚訝了，甚至發怒的說：「那真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我還沒忘記怎樣拿來溜槍呢，謝謝上帝！」

「開動火車！」尼庫林很快的決定結果。

瑪露莎走近尼庫林，他有些煩惱的想：「現在我們都在這兒，在軍隊中我們帶着個少女？那不是你們的生活！」

「首領同志，」她說：「我也同你們去，好不好？」

「好，不過你看……！」尼庫林開始口吃，咳嗽。他自己有點失掉勇氣了：「你知道，那

對你是很困難的，我們將娶爲我們自己打出路……或者在一個時期，我們可能餓死。我們將要住在樹林裏，或者田野裏……」

「你爲什麼告訴我這些呢？」她問：在她語氣中有一種激動的反對的聲調：「你可知道，那些我自己早就知道了嗎？」

「我說那些，是因爲對你留在這兒，比較好一點。」尼庫林堅定的說，又鼓起他的勇氣。「留在這兒？」她重複著說，聲調非常的憂傷：「你可了解你的話嗎？……我……留在這

？」

「對，有什麼問題嗎？」尼庫林很快的說，只不過是想把這困難談話結束：「就是妳一個人嗎？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開，沒有人會賣妳，如果妳願意，我可以給妳一張紙，說明不可能把你帶在軍隊裏……」

她沒有聽完，就用手掩着臉哭起來。

「不要哭，現在不要哭！」尼庫林說：「沒有什麼可哭的……」

他看看四週，無望的，沒有一個表示出要幫他忙。

瑪露莎嗚咽着說：「你們走你們的好了，我可以留著和德國人一塊，我，一個共產黨員，蘇聯的少女，我，每個月都是在榮譽台上……你們走你們的，把我和我的頭放在棺裏……並且我想……想……水手們……」

她非常傷心的哭着，尼庫林能够感覺到他背後的同志們不贊成的眼光，她的複雜的感情變成驚愕了！在瑪露莎前，他被解除武裝毫無抵抗了，他不能再堅持下去。

「停止吧！不可以？不可以？」他說，捉着馮露莎的肩，用力的搖了搖：「我是爲你好！如果你要來，那麼來吧！但是你要和別人一樣等待。」

卡爾琴科打斷他：「好！」

他聽了半天，在藍色月光照耀下的曠地上聽到了些聲音。

「我不能明白……你能辨別出地上的喧嘩嗎？要說是火車，那再好也沒有。」

又聽了聽，卡爾琴科又加着說：「無論如何，你到這條路來——到這。」

三條路中一條靠近車站，是被火車擋住了，尼庫林命他把其他的路用候車室的桌子發亮欄起來，軍隊佔在鐵道的兩邊——一半彌托溝裏，其餘的由尼庫林圍着在車站的房子裏面。

從南面隆隆的聲音走近了，水手們聽着，努力去辨別着這能是怎樣的，「那是摩托貨車，司機的聲音：『可能性是德國人試着沿這路線跑。』」

不久，鐵路上出現了一個黑點，貨車近了，桌子和板凳這些防禦物阻止了牠的道路，但是被車子的黑影遮住了，在相當距離中，火車不會注意到——車上的司機幾乎直衝過去，發出一種尖叫，制止火車在鐵軌上，離障礙物五里前停止了。

在德國人還沒有打開機器房的時候，水手們已準備好機關槍，自動步槍在周圍等着。

「滾出來，立刻！」尼庫林命令着，克洛夫用德文把命令重複一遍。第一個舉起手出現的是司機，一個弱的不結實的人，淺淡的眉毛，長脖子，像個鷄，他的腿在打抖，他的牙怕得格格響。

尼庫林決定先詢問他，考慮了一下，斷定這個害怕的人不會有任何的抵抗，也不會說謊。

打他們，費迪亞攻打他們，費迪亞！

拷問在站長辦公室內，暗淡的煤油燈下舉行。

矮貨車司機問：「你是否要打死我？」他的臉呈現一種蒼綠色，並且還繼續神經質的打啞

。「如果你說真話，你就不會被殺死。」尼庫林回答，由克洛夫翻譯。

「好極了，」司機同意的說：「我要說真實的話，在我們後面有一車軍隊，在牠前頭還掛着兩蓬軍武器，我們試着向這條路進攻，在矮貨車上有一架無線電，但是我們還沒有時間去用他。我們……」

「滴楚了。」尼庫林打斷他的話，很快的從椅子上站起來。

在月臺上，尼庫林很簡明的把詢問的結果報告給大家。

「我們要剷平這蓬車，讓牠扁平的像薄餅似的。」

他命令火車的司機和伙夫發動蒸氣機——直到機器能用。

阿由迦打開燃爐的門，橘紅色的火噴過他的彎曲的腿，肥短的脚趾上，他脫掉他的衣服，只穿着襯衣，一籃籃的炭飛到燃爐去了。司機打開灰坑，火苗變成亮白色，並且很凶的吼起來。

伙夫繼續不懈的工作，一會兒擲炭，一會兒用他的長把攪攪熔爐，在他的臉，脖子稱光着的臂上都是汗。

「努力呀！努力呀！」尼庫林鼓勵着他。

「沒有地方再能多容一點了，」阿由迦在機器室裏回答：「我們已有廿四鐘了，我們要漲破了。不要憂傷，首領同志，我們的費迪亞給了我們八十公里，而這頂點是九十了。」

卡爾琴科沿着鐵路向前跑，這樣，嗤嗤的蒸氣聲就不能阻止他聽到任何聲音了，並且從這裏，他的聲音穿過冷清的月光照耀下的鏡面響了。

「來了！」

所有的全安靜了。

「卡爾琴科！」尼庫林喊：「離四公里時，告訴我！」

水手們安靜的等待着，甚至連微小的聲音都沒有。

「是時候了，首領同志，否則你沒有時間趕上了。」

「讓她去！尼庫林命令火車司機。

「喂，費迪亞，再見！」司機說，但是他的聲音中有一種悲傷的語調：「我的手把你傳送了……好，作這最後一次的工作吧！」

他尖銳的搖了搖調整器的圓筒，以加快前面的速度。

火車開始搖動了，輪子轉動起來，司機跳出去，火車加快了馬力，速度很快的一直向前猛進，振動了地面，發怒的咳嗽着、喘息着，好像那不是蒸氣，而是破碎的破片經過煙筒的打擊所發出的跳動的聲音。

全身搖動着，司機在火車後面用高大的聲音喊着：

！亞迪費，們他打政亞迪費，們他打

「唉，費迪亞，對着他們去！費迪亞，攻打他們！去碰吧！去碰吧！打！」

深夜的霧把火車吞沒了，從鐵道下面什麼也辨別不清楚，在鐵路上溶合着兩種聲音，靜靜的呻吟着——甚至他們中的一個還有着節奏，另一個聲音漸漸變大了，發展爲很鉅大的喊叫。

有一個沈重的、隆隆的碰撞聲音響了，發出一道暗淡的光，顫動着，一直飛到空中，然後消滅。事情完了，德國的武器蓬車和牠的槍手一同不復存在，由於碰撞的力量來判斷，火車是走到築隄下面去，連客車也都全下去了。

經過的村莊與村落

尼庫林決定堅固的保持前進的路程，他確實知道他所管理的少數人不能去試驗不重要的偶然的工作，不能由於小事而轉變，或者在並不是絕對必要的事情上使他的入冒險。

急急的前進，走過他自己人們所在的地方——他的路可能性被截斷了——這就是具體的事，他要先保持這條路，他保留他的力量，預防前面可能發生的戰爭。

他領着他的入一支軍隊，沿着小道走，有時穿過那未曾沾污過的草原，小心的避免着走大路。德國人尚未深入草原的中部，這兒還有一直未遭侵略的村莊和村落。在這清涼早晨能來到這躲在黏土的山谷中的村莊裏是太好了。茅屋的窗子，在太陽的反光下發着歡迎的紅光；同時，黏土烟窗中冒出紫色的定形的烟柱，漂過茅屋，然後散開，變成透明的粉紅色的氣體。鴨和鵝沿着河在叫著，直到消失在烟雲中，一個雜色的牛懶洋洋的在黑的白楊樹下漫步着，搖着尾

巴，帶着牛蒡。狗各種各樣的叫着，形成早上的一個樂隊。

矮矮的白色草房在籬笆內堅定的站着，好像他們的根已由父親，祖父，祖宗們經營着深入到大地裏面了，在茅屋裏面每件東西都是清潔的、溫暖的、舒服的，架子上充滿着茴香、薄荷油和新鮮的烘烤的麵包。在亮亮的爐子旁邊，有一個令人很喜悅的哥薩克女人，她的圍裙捲起來，掖到後腰，有時夾雜些打孩子們的聲音，推開他們，爲的他們好奇的鼻子離得太近了。這水壺蒸氣後面的溫暖與舒適，好像在告訴村中一切事都在和平景況中。在秋穫和集體耕種上，在購買羊或牛的物品上，可以看出一個婚禮要舉行了。但是水兵們沒有注意到這些——人們的心裏有了些別的事情。車站，村莊和村落，都在驚惶和驚愕中了。水手們都爲這些問題所彈擊着——就是是否那些可咒的德國人近了？假使他們來了，他們要怎樣對待這些和平的實業化的集體農場的農夫呢？水手們痛心的回答着德國人是近了，不定那天他們就可以出現了，從他們那兒希望不到什麼好事情的，茅屋突然變成冰冷黑暗了。老哥薩克皺起他們的黑眉毛沉靜的聽着，有些女人哭起來，其餘的人在油燈的昏暗光下的希臘神像黑暗的臉面前困難的呼吸着。雖然他們嘆氣、哭、悲傷，想到恐怖的時期行將到來，但是他們還有他們的哥薩克的驕傲，隨他們來吧！今天他們所歡迎的客人，他們是要專心招待的，他們就在這幾所茅屋停下了。爹爹並沒有拒絕哥薩克員誠獻出的各種禮物，這許多豐富的雞蛋、肥豬肉、豆腐、鹽肉、麵包、餛飩、牛乳，在爹爹的細心下他知道哪些是開胃的，所以他什麼也不拒絕，一切都是在路上所需要的，像餅乾，肉糜！豆腐糜等。

「這些一共多少錢？」爹爹問：

「談什麼價錢？」農夫說：「討價的德國人拿什麼東西都不給錢，並且還要帶走我們的人。那麼我會向我們自己人還錢要錢嗎？我把僅有的三個孩子都送到哥薩克保衛團……我的東西一個戈比都不要。」

「但是，我沒有權力拿不要錢的東西，」爹爹說：「那是我的訓令，每樣東西都得付錢。」

但是，沒有一個意見得到結果，他所得到的僅有的回答，就是：「我自己三個孩子在軍隊裏，是年輕人，正和你們一樣。」

在這時主婦哭起來了，用袖子擦她的眼，她並不是爲錢而吵鬧。

「聽着，我的好人！」爹爹不願囉嗦的說：「這是很簡單的事，我們買，你們賣。」

「但是，我不賣！」這個好人堅定的回答，吹吹他的烟斗，又裝滿家裏製的強烈的烟草：「這不是市場，是我的茅屋。」

「那麼，我該怎樣作？」

「拿去牠，用大的食慾把牠吃了！」

爹爹再作些什麼呢？他拿了。

首領發怒了，對爹爹用不滿意的聲調說：

「我們不是德國人，也不是羅馬尼亞人，寧捨農民；如果你拿，就該給錢，寧願給得多點，不給什麼也不給。」

深夜的談話

不久，在一個村莊裏，有兩個紅軍加入了這支軍隊，兩天以後，他們由戰鬥營導領着，來到德國防線後方；以後又參加了兩個工兵和六個步兵，他們從叢林中跑出來迎接這支隊伍。在茅屋裏，他們找到一個剛復元的坦克手，於是也把他帶走了。

以前，每當他們數人的時候，在左面最後的瑪露莎克拉克娃一定要喊：「十三個，完結！」但是，她對這些并不感興趣，因為在她深心中還存有一些迷信。而現在，她那愉快的銀鈴似的聲音却在喊：「廿二個，還不全。」

這一隊人，都覺得給瑪露莎一個「不完善」的稱號，對於她的小身體很是適合。

尼庫林知道這支隊伍會繼續擴大，同時，他也知道將帶來許多關於管理和安排方面的困難，正像顯著的移動和組織軍隊駐紮以及每天前進一樣的困難。

在一個清晨，隊伍停在一個淺的往外突出的山穴內休息，有些惡劣的風帶着飛機刮過來，

飛機，很低的掃過大平原，距離大概有三百尺高。一個新參加隊伍的紅軍，一個笨傢伙，立刻跳起來，開始用他的自動步槍向空中開槍。「放下！」尼庫林喊。但

飛機的已經看到隊伍，他們攻擊了，機關槍從兩邊向山穴中掃射。

不見了，人們開始爬起來，但是，四個躺倒地上了——司機和三個紅軍。從德國槍彈打穿的洞中流出的血冷了、滲透在地上。

如下在想，但是他的思想已不清楚，思想已被混亂掃開了，他不能用話提到一種突然的動作而起來了，拖着光腳走到斃子旁邊，點上燈。

他日記本裏，很小心地保留一張我們人民的領袖的像片，用透明的紙包着；把暗箱更近一點，尼庫林注視這面貌很久，直到連皺紋都看熟了。這個人雖然離得那樣遠，但是也常常是很近的，由於過個人，他整個的生命、運命，都毫無疑問的建立起來，所有他的快樂和憂愁，夢想和希望，全雜糅起來，莫斯科很清楚的站立在尼庫林的眼前。還有，莫斯科的城也出現了，在那後面一間樸實的辦公室裏，斯大林正在工作中。

也許尼庫林正在作夢，也許他神志不清了，但是在風雨混合聲中，他好像聽到遠遠有一種聲音——很遠，差不多聽不真似的，慢慢的漸走漸近了，好像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當辨別出這種聲音時，尼庫林每一部份都顫抖起來。

他聽到：「困難嗎？對每一個人都是困難的——尼庫林你想這事對我容易嗎？你有五十個人，而我有二百萬，我對他們負全責，你堅持下去，尼庫林，你要打！勝利以後！你就可以休息了。」

尼庫林回答：「我全知道，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是強壯的；但是，我的困難是我沒受過當領袖的訓練，我沒有經驗，我怕我作錯。」

然後，從皇城那兒，經過幾千公里的平原和樹林，發出一種親愛的關心的聲音：

「學習罷！尼庫林，可以變聰明的，領袖不是天上掉下的。直到現在，你都在和德國人打，並且打得很好，你把他們打倒了，爲什麼現在你失掉了勇氣，這是不好的，尼庫林，你應當

執心耐，你應當信你自己的力量。那樣，每一件事都可以很好了！」

「你有什么命令，斯大林同志？」尼庫林問，並且他聽到回答：「我的命令很簡單，現在躺下睡覺，早上早點起，緊緊的管理著你的隊伍，領導你的人們，就像你已經達到的今日的程度。我相信你，尼庫林，領導他們！不要任何的戰爭都參加，除非牠是必要的！不要忘記你是在德國人的後方。但是，你如果參戰的話，那麼就要勇敢的作，我會幫助你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尼庫林……」

聲音消失了，安靜了，又退回到遠方。充滿着雨意的風咆哮着，吹着窗戶上的玻璃格格的響，燈罩着燼，一閃一閃的發着微弱的光亮，照在茅屋的幾角，而在幾角那兒的桌子後面，尼庫林坐着，頭埋在手臂裏。

偵察隊

當他醒了時，曙光已從窗戶射進來，鷄在用沙啞的聲音叫着，尼庫林記起夜裏的談話，「這全是夢」，他想着，大笑起來。

當他們吃茶時，他對扶米基夫說：「直到現在，我們家庭式的生活方式是對的，因為隊伍裏只是我們自己水手們，但現在新的人加入了，所以家庭式的習慣是不好了。我們必須按規矩來訓練軍隊，這是我的命令，扶米基夫。準備一隊人。每天早上要他們排除練操，我常常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在戰線上談話，這一定得停止。沒得許可而出去，也是要禁止的。我們爲着統一

要指出隊長們，希望他們盡常作他們的工作。」

當他們靠近前線時，水手們的精神興奮起來了，現在他們更常常在平原的道路上碰到敵軍、摩托車或給養隊。兵士們就讓他們馳在路上，車和貨物就放在火裏燒了，黑烟滾滾著天空，水手們繼續前進，裝滿俘虜來的手榴彈和火藥。

他們在敵人的後方，沿着前線平行的往前進，尼庫林計劃著當採用半包圍的時候，給敵人一個突然的打擊，來消滅敵人的力量。

爲着這次打擊，尼庫林全準備好了，只缺少一件事——就是關於敵人的所在地和他們防禦的弱點方面。因此尼庫林等待着，他知道胡亂的動作是不可能的，只要輕微的算錯一點，隊伍一定會喪失。

放在前面的偵察工作，是很困難和危險的——因爲這需要一個在各方面都讓人信任的人。尼庫林清楚的思想：「克洛夫夫天性念，他要失敗。崔克夫呢？在十步外就可以聞到他身上的茶味，他一入軍營走，一定會暴露出來。」

「讓我自己去，首領同志。」扶米基夫建議：「我要更可靠一點，我有豐富的戰爭技巧，而這就是偵察所需要的。」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一點不耽誤，扶米基夫換下他的水兵制服，穿上一件舊甲克，戴上兔皮帽，立刻變得和真正的集體農夫一樣。

「一個好裝扮，真像！」尼庫林贊成的說：「一個真正黑土成長起來的集體農夫，沒有存在一點海水和鹽的氣味。」

「海的精神仍有，首領同志！」扶米基夫笑着說：「一個人的精神不能像脫掉制服，換上一件甲克一樣。」

「好吧！藏得好一點。」尼庫林警告他：「否則，也許就爲這而把你顯露出來。」

「那不會把我洩露的。」扶米基夫肯定的回答：「我是知道職責和受過訓練的，我已決定如果我發見我在緊張的地方，我一定好好藏起來，或者跑掉。我會一直到頭兒那裏去，對他說：『允許我介紹我自己，先生！我是從紅軍裏逃出來，我是在審判之前，當紅軍退了時，我們就在混亂狀態中，於是盡可能逃出來。』如果他們問我社會的地位，就說是富農，父親被放逐，哥哥在監獄裏。……擴大言之，很厚，有七里高。總之，希望我明天這時回來。」

「如果你不回來？」

「如果我不回來，那你就埋葬我水兵的靈魂！」

在片刻的安靜後，他低沉著前嚴勵的說：「如果完成那計劃時，寫信給我的太太，爹爹有她的住址。」

「我要寫的。」尼庫林允許著說：「好，就你好運直到明天！」

「明天，首領同志。」

扶米基夫穿過灌木，一直走向大路，消失在遠方的地平線了。由於記憶他，他留下希有的數量在尼庫林的心上，好像他的心中充滿了鉛似的。

人走近他，不幸的，他們很清楚的記起這是在敖德薩（Odessa）、察把斯托波爾（Ovstapol）地方的人們所愛刺的鏽，好亂談的羅馬尼亞人，就把扶米基夫拉到德國人的辦事處——首長辦公室。

扶米基夫許多次都差點死，但是這次他很沉著的靜坐着，一直到最後一分鐘，他還希望能找到逃脫的方法。但是當他背後的洗澡房的門鎖上後，他知道完了……這就是說黑海的水手蔡迦·扶米基夫是要完結了。什麼也沒作，就完結了，沒作任何有益的事，不中用的——現在沒有人能利用他所搜集的消息，而他所計劃的德國人的頭的數目，也不能完成了，他的是一百，現在僅有十五個。「你是在壞的方面了！」蔡迦·扶米基夫想：「你是在一個很壞的道路上。」

在早上，他又受到二次拷問，對所有的問題，他都以頑強的沉默來回答。但是明顯的，德國人對於讓他說話這回事，還沒有失望。不久，他發見他在洗澡間裏，只是右眼很難睜開，左眼是大而藍，可以任意睜開，他摸摸前額有鞭打的痕跡，站起來坐在板凳上，試着去記拷問的結果。他記得開始他們打他，後來……他還記起一點，一種昏黑……他想躺下並且呻吟着——每次都使他全身受到極大的痛苦。

從洗澡間的小窗戶中，金黃色烟霧似的陽光透進來。在牆那邊母雞在叫着——外面已是早晨了。一個晴天，在茅屋前邊上有一點霜：「孩子們在等着我，」扶米基夫想：「但是，無論他們再等多久，他們永不會看見我了……唉，首領同志，再見了，我們彼此再也看不見了！」

戰爭中的欺騙

扶米基夫等待第三次和第末次的拷問。

他的臉痛苦的扭轉着，他走到窗戶那兒，他可以看見房外的地層，還有兩棵柳樹，葉子已經掉了；再往前便是秋天的金色草原無限的伸長着，直到地平線的邊境，草原上一點動靜都沒有，連個魂都看不到，既沒有騎馬的，也沒有步行的，扶米基夫的心一直是沉重的——但總比不看好點。

中午，洗澡房外面的哨兵換了，代替陰沉而低額的，頰上因為瘡的廣大而纏上綳帶的匈牙利人的是一個意大利兵，一個活潑漂亮的人，他的兔皮帽很靈巧的斜戴到一邊，一雙靈敏的棕色的眼睛，在他守崗後，等着守崗長一看不見，他就開始抽起煙來，往窗戶裏看看，吐出一縷煙向着扶米基夫的這方來，然後他用背靠着牆，刺刀斜放在手臂灣裏，從口袋裏拿出一把小刷子和面鏡，刷乾淨自己，并扭扭他的鬍子。

突然，扶米基夫驚慌了一下——在圍着洗澡間的路上，他看見一個少女，她獨自一人低着頭走着，也不看這邊，也不看那邊，顯然她不注意她的四周。

看那行動的樣子是瑪露莎——就因為是她，所以在現存的事實裏她才留心觀察并注意每一件小事，她選擇這條路的目的，是因為聽本地哥薩克人說，在這間黑暗的洗澡房裏關着一個前天晚上被捉來的水手。瑪露莎還沒有一定的計劃，她只不過簡單的決定去看看這洗澡房，把地位

記下來。爲着她被派出來看地上的設備，也許，碰到好運氣，她能夠給扶米基夫些鼓勵的表示。

當她沿着路走過來時，她注意到每一件事——牆上的窗戶、門上的大鎖，意大利兵，以及他的小鬍子，他的笑容，和靈敏的眼睛。

從她想起，看起來瑪露莎所說和所作的，好像不是她作的，而是由別人作的，每件事都發生，在她那方面沒有一點意思似的。

偷偷的向四邊看看，是否有長官在。意大利人很恭敬的走到瑪露莎那兒。

「嘿！」另外一個似瑪露莎的在驕傲的驕惶中喊：「我不知道……我立刻就走……」

「不要怕！」意大利人說：「你可以不用害怕！」

她帶着高興的眼睛向瑪露莎笑着，她也回報一笑，那就是說不是她自己笑，而是另外一個的她在笑，她自己只想着扶米基夫。眼光只注視着小而黑的洗澡房牆上的窗戶。意大利人越來越靠近她；爲着避免意大利人，她改變站法，這樣她就面對着窗戶，而窗戶就在兵的後面。

「不要！」她說，並且把放在她臂膀上的手臂推開：「請不要！」

但是，同時她的感覺力却全集中在叫扶米基夫，要使他往外看。

也許扶米基夫會覺到她的呼喚而回答。

窗戶那兒由黑變了白——那是扶米基夫的臉。下一秒鐘，他們的目光相接觸了，瑪露莎從意大利人的肩上望過去，他在這時正在考察她所帶的別針。

「我在這。」瑪露莎的眼睛說：

「我知道了」扶米基夫的眼睛在回答。

在這時，兵還在看那別針，並且開始去揀牠，帶着一種超大而特出的興趣。

扶米基夫在黑暗狹小的洗澡房中憤怒着，瑪露莎就在這，就在他旁邊，但是他什麼也不能告訴她。不錯，他一定要說，並且要把他整個的報告傳到她的手裏。然後，才讓他們鎗斃他。在他要死的時候，他，蔡迦。扶米基夫知道他并不是毫無用處的死了，他的職務是實行到底了。

但是，有這可咒的兵在他們中間，他怎麼樣去告訴瑪露莎呢？

突然回答這難解的事的方法呈現到他面前，在戰爭裏的欺騙，在這兒也許就是牠的用途。瑪露莎突然聽到扶米基夫的聲音，他在唱，歌詞很清楚：

草原，草原在四周，

路是很遠的，

在這荒蕪的草原上……

哨兵轉過身來，對着囚犯握握他的拳頭：

「不允許！」

當扶米基夫開始用他自己的話來編歌詞時，她甚至要走了。

一個責任派下來了，

對他真誠的同志們說，

扶米基夫在唱！

以後這個調子繼續用着不同的字，一個全然不同的歌——一個戰爭的歌是扶米基夫自己編。

成的：

他們是很少的，

只有三百人，

有五十個德國人，

其餘的都是烏合之衆。

沒有坦克……

瑪露莎熱心的聽着，忘記了兵。他呢？真膽大了，已經把他的嘴湊近她，並且說了些不能理解的含糊話，他的高熱的氣息使她的耳朵發癢。

「今天晚上，」兵士低語着說：「八點鐘，不要害怕，就在八點鐘來罷……」

這個外國人的要求，瑪露莎不能懂，於是這個兵開始又把所有的解釋一遍，在這所有的時間內，狄米其夫右唱，用柔軟的但很清楚的聲音。

「在晚上？」瑪露莎最後懂了：「八點鐘？」

她已經條件完全知道了。密村莊上有多少兵，他們都是哪裏的，哪兒是最容易攻擊的方面，她知道這裏沒有坦克車，他們只在期望着坦克車來，汽油已經準備好了。

「不要怕，你來！」兵小聲的說。

「好，我要來。」

抬起她的頭，她用這樣一種眼光，看兵士一眼，那使他轉過身去，奇怪着這突然的變化。

「八點鐘！」他含糊着說，笑得很甜蜜。

「我聽見了……好吧，我要來，你等著我，瑪克路強！只是以後不要抱怨！」
她用一個很靈活的動作，就把兵士的手丟開，轉過身去，走開了。

攻擊

臉紅紅的喘著氣的瑪露莎，出現在尼庫林面前，他非常驚訝，嚇了一跳，沒想到她回來的還很快。

「什麼事發生了？」

「請讓我報告我偵察的結果！」

她把她在村莊上所遇到的每件事都敘說了一下，尼庫林哈哈的笑着，他已經忍了半天了。

「事情就是這樣！瑪克路強偵察得很好，我從沒有想到像你這樣安靜開朗的人會是這樣的，這次看出來了。」尼庫林問她低了一下頭：「好孩子，謝謝！」

瑪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吹哨吹得很響很長。

「好，瑪露莎，妳辦得好！」

「你也會作得很好，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你的班要來了！」瑪露莎回答

「我對那些不知道。我就是那種永不會有好運氣的人的一個。」

但是只有很少的時間可以談笑，首領命令去察看他們的武器，準備戰爭。

隊伍分成三團，尼庫林管理第一團，第二團歸克洛夫，第三團給崔克夫。

「首領同志，我算哪一團？」瑪露莎問。

「妳？哪個也不參加。」

「爲什麼？你想我不會放鎗嗎？」他能意識到她反對的聲音。

「聽我的話，瑪露莎——不值得把命運試兩次，妳已經作了妳的一部份，現在輪到我們了，請妳不要再抗議，服從命令！」他看到瑪露莎要反對，又很怒的加着說。

因此，瑪露莎不能參加戰爭，她只伴着隊伍走到山谷，就停止了。太陽開始下降，人們前進了。

太陽完全看不見了，鐘塔也不再看見了，一個冷的潮濕夜，稀薄的霧籠罩了山谷，直到現在還沒有戰爭，一切都是安靜，在瑪露莎看起來，每一雲那好像一個鐘頭似的，牠是不是剛開始呢？

突然兩個紅紫色的火箭穿過天空，帶着火光又下落了；尼庫林發出攻打的暗號。當她聽到第一聲機關鎗響的時候，瑪露莎跳起來，三個沉重爆發聲——那是手榴彈。然後，每件事都混合在一種吼聲裏，戰爭開始了！

但是那並不大長，偵探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很驚訝的從房裏衝出來，終於被鎗頭手榴彈倒下了。同時，克洛夫和崔克夫由兩路進攻到村莊中心；尼庫林衝到馬廄，在那兒，圍攻開始了，尼庫林把守衛殺了，使囚犯獲得了自由，命令他們跟着他，盡可能的給他們每一個人一桿槍。這裏有一百多囚犯，在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內，他們全武裝起來；

一個拿警自動步槍，另一個拿著來福槍，或者拿著短擊步槍，或者手榴彈，並且有幾只雷聲轟轟拿了大刀。尼庫林很快的裁替了到村莊中心的階，來與克洛夫夫會合。

但是雷克夫不在這兒，他正在另一方面攻打，來福槍和機關槍的聲音，還可以聽得見。

「他正在打！」尼庫林驚奇的說：「去，幫助他脫險，克洛夫！」

但是在這時，反坦克的手榴彈劇烈的爆炸了，震動了地面。槍聲停止了。十分鐘後，雷克夫的人從街頭出現到這地方場來，在他們前面圍著一羣舉手繳械的兵士。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偉績

在戰爭沒有結束前，瑪露莎已出現在村莊裏，她總怕在戰爭激烈時，把扶米基夫忘記了。但是用不着她憂愁，她立刻看到他在教堂前的方場上，靠著尼庫林，坐在大門口的石臺階上，爹爹在小心的綁著他的受傷的手。

「啊！她在這！」扶米基夫喊了，他擁抱著瑪露莎，給了她一個開心的吻：「謝謝妳，小妹妹！妳把我救出來了！如果沒有妳，我就沒救了。」

突然一種酸楚湧到瑪露莎的喉嚨，她哭了。眼淚流到扶米基夫的臉上。

尼庫林生氣的回了一聲，就走開了，他最恨感情的場面。

同時，人們從茅屋中伸展出去，最後把地窖裏和屋頂上藏著的德國兵拉出來，很少有希特勒的人能從村莊裏逃掉而隱藏在草原裏的。

突然，瑪露莎看見崔克洪。西皮鏡得諾維支。

「好！你怎麼打的仗。崔克洪。西皮鏡得諾維支？你碰到什麼運氣嗎？」雖然她的眼睛還濕着，但她已笑着說話了。

「我碰到運氣了。」西皮鏡得諾維支混雜着微笑說。

「妳應當慶賀他，瑪露莎！」崔克洪笑着加說，他正站在一旁。——可憐，這兒沒有守衛室，因此我派這樣一個英雄去受了一個「勇士」的徽章，然後派他到守衛室呆十天。」

於是他繼續告訴她，關於崔克洪。西皮鏡得諾維支的偉績。

由崔克洪所領導的隊伍，正碰着德國兵團裏的一排，他們向着水手們發着颶風似的空炮，雙重的機關槍從窗戶中發出，人們非常緊的擁抱着地球——德國人不給他們更多的機會。兩方面的地位都很困難和危險。水手們失去了他們自己的主要冒險機會——那就是給敵人一個驚奇的襲擊，在什麼時候裏，敵兵部可以自已聚攏在一塊，衝出來擊潰這支隊伍。

這樣子，在槍林彈雨之下；崔克洪。西皮鏡得諾維支從地上爬起來，在黎明的模糊間，崔克洪立刻認出他的穿着襪是大衣和搖動的短圍裙的瘦長而彎曲的形體。低着他的頭，像鷄在找東西的樣子，手裏拿着反坦克手榴彈，一直向着機關槍跑去。崔克洪骨頭都僵了——一定的，不能免掉毀滅。

躺下！——他用一種窒息的聲音喊：「躺下，你這瘦弱的魔鬼。」

崔克洪，西皮鏡得諾維支什麼也沒聽見，機關槍很憤怒的向他噠噠噠的響着，震動的機關

的光一亮一亮的，冒着紅黃色的火焰，但是，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一直前進着。這真是個密蹟，在那樣的炮火下，看到他走到前面而沒有躺下，好像他不能被傷害似的。這可能使機關槍手害怕起來。但是，當他離茅屋大約有三十步遠時，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轉過來，用小的斜行步子到機關槍那兒，把手榴彈扔到他的頭上……猛扔一下——停止了！

「躺下！」崔克夫呼號着：「碎片！」

但在他沒說完時，可怕的手榴彈的吼聲截斷了他的喊聲，機槍安靜了，水手們都急忙的衝向前去。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那兒！」

「沒有受傷？」

「沒受傷。」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憂鬱的笑了。

崔克夫仔細的看了他一遍：

「沒有碰到一個槍彈？」

「沒有！」

「沒有碰到一塊碎片嗎？」

「沒有，牠們沒有碰到我……」

「可驚的，」崔克夫說：「太令人驚奇了！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事。好，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你確實可以以一當百。」

一個鐘頭內，尼庫林帶着他的自由的戰爭囚犯和卅多個重傷於夫所組成的隊伍，離開了

村莊，來到草原。

月光照得很亮，尼庫林向這一縱隊投視一眼。

「一百九十二個人！」他對扶米基夫說：「力量可以算有了！」

我們的軍隊是前進了！

現在，他領着一百九十二個人，一個完整的隊伍，尼庫林可以反抗得更大膽一點了。

他決定不再在德國人後方拖延了，游擊的時間該結束了。像是參加了個宴會似的，已經是够好的了，是該回到他們自己人那兒的時候了。

直到現在，隊伍都是和前線平行的移動着，現在轉過來，直接前進到德國人佔的地方去，爲着截斷他們的路線。

但是，第二天，有些事情發生了，使尼庫林所有的計劃和估計都根本改變。

當朦朧的月光照着隊伍所休息的村莊時，一架我們蘇維埃的飛機從低雲中衝出來，擲下一羣飛薄的白色的傳單，風把牠們吹散在屋頂上、樹上。同時小孩們跟在後面喊：「……十分鐘內，整個的村莊接連不斷的得到這快樂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前來了！』」

是……我們的力量要反攻了，要把德國人趕到前面去。蘇維埃的命令已經傳送給淪陷區的居民和共產黨，召喚他們去幫助反攻，在敵人後面去打，割斷他們的後路，拆掉了橋梁，毀壞了道路！「我們並不是只把德國人趕回去，我們要毀滅他們！」傳單上這樣說。

「我們攻打了！這些話在每個院子，每個茅屋裏響着。最後的時間要來了！立刻要來了！人們在睡夢中期待望着，從沒有失望過他們要來的信念……一個老哥薩克，村長——尼庫林就住在他那兒——慢慢的，莊嚴的跪在神像前面叩頭。在外面，風吹動了樹，雨點向門樞打來，浙澀着在茅草裏，在烟筒裏，浙澀着向雨在悄悄的鳴，神像前面，油燈發着暗淡的紅光。在老村長半黑色的臉上看不到什麼表情，只能聽到他的低語聲，他現在一下是熱情的，一下是譴責，後來又是充滿着憤怒。尼庫林不動的站着，不願意打破他的祈禱。他意識到他心中充滿忠實與神聖，在這可紀念的兩天的晚上，許多老人和女人，跪在神像前面祈禱。而年輕力壯的人們，却把上好迪的來福槍，手榴彈，機關槍，從乾草堆和肥料堆中拿出來。

尼庫林召集水手們，在他的茅屋中開一個特別會議。

他開始說：「我慶賀你們，同志們——紅軍在進行反攻，這意思就是說到我們打的時候了，在德國人後面藏够了，脫離他們！現在我們要送他們出去。無論在哪兒，看到他們就要擊潰他們。我們要留在德國人的後方——現在這是我們的地方了。明天，我要把隊伍分成小隊，指定隊長——明天，我們由我們全隊戰士署名，送一封信給莫斯科，給斯大林同志！」

當水手們散了後，尼庫林坐下寫信，他坐了很久；可是，當他看到紙上寫的話時，他立刻覺得每句話都失掉了熱情，失掉了活力，他塗抹去了，重新寫，又塗了。當尼庫林寫完了他的信時，天已很晚了，他慢慢的走着，興奮的用低音大聲讀着，然後又站住，想了一想，不能確定，是否他能找到真正熱情的話。

「就讓他這樣吧！」尼庫林決定：「他會讀的，他會知道應當怎樣讀。」

尼庫林一點睡意也沒有，他走到院子裏，靜停了，月光幽黯籠罩着大地，一切都是潮濕而安靜，風只偶然送過一聲嘆息。突然，尼庫林起來，很注意的聽一下，試著去聽那不清楚的隆隆聲，緊張的，一動也不動的，他聽了很長的時候。但是，隆隆聲不再響了。因此，尼庫林不敢確定是他的幻想呢？還是風把遠處的槍聲帶給了他——我們反攻的聲音。

信誓

在早上，尼庫林檢閱他的人們，帶着一排一排的行列走過去，並且很熱誠的看他們的眼。

「同志！」他說：「我們知道，紅軍是反攻了，我們的工作是在後方打敵人，割斷他們退後的路。但是，我必須警告你們，我將帶你們作最危險的工作，我將沒有一刻在考慮敵人的人數和武器，這一定是個兇猛力量不均等的戰爭，也許我們該着佔下風，如果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覺得他自己弱，懷疑他自己，那就讓他現在露出來，不要到後來打仗時創造驚惶，或者讓他的同志倒下。」

他深深的呼吸了一下，又說：「這是我的命令！那些懷疑自己的就結在本位不動。但是，準備爲蘇維埃政權，爲他們的國家，爲斯大林而戰死的——向前一步！」

於是，有一個動作了，全隊都向前一步立定，與尼庫林更近了。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的隊伍都顯出一個真正的人。」尼庫林說。

在把隊伍分好後，尼庫林指派隊長——埃米基夫，崔克夫、麥爹、克洛夫，卡爾琴科，每人領一隊，副隊長也全是水手們。

這封給我們全團領袖的信，按着等級的次序來簽名。第一個簽的是尼庫林，然後開始從右邊簽起。瑪露莎克亞克娃像以前一樣在左邊，因此最後簽。

「瑪露莎，妳覺得怎樣？妳想這樣不太好嗎？」尼庫林問：「如果是，我們可以另外派一個人帶這封信，妳留在山谷裏，等我們的軍隊到來……」

「不，我並不覺得這不太好。首領同志，如果你不讓我參加戰爭……好，我將要把這封信帶過去。」

「小心……如果有什麼事糟了，如果妳被捕——那麼要堅定！」

「不要擔心，首領同志，我守着這信誓——堅持着直到我最後的呼吸。」

「我相信妳！再見，瑪露莎！」他給她一個很堅定的握手：「我們不久彼此又可以看到了……」

尼庫林的話說到中間的時候，發出這麼一個命令：

「向右轉，快！……」

遠遠隆隆的聲音又響了，正和他在夜裏聽到的一樣，又重複響了八次，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聽見，再沒有任何的游疑了！我們的砲聲。我們第一次吶喊的聲音擴大了，不可抗拒的
反攻。

尼庫林領着他的隊伍到東南去，截斷德軍後退的路。

到東邊去，一直向着兇猛無比的戰爭的聲音那兒去，她的臉亮了，沒有一點害怕，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走着，通常在左翼站著的——瑪露莎克亞克娃。

在路上，擊潰了幾個小隊的敵軍，毀滅了百輛摩托車和大概有十五輛坦克車。尼庫林和他的隊伍走到河邊，這條河就是傳說中所指法西斯在準備退却的隊伍所經過的河。尼庫林計劃很簡單：一直向前去，抓住時間，捉住要過河的人，使法西斯留在東岸，直到追殺的紅軍來到。

由于他的命令，這計劃被同意的贊成了，沒有人說到那是太大胆，太冒險。戰爭就是戰爭。

尼庫林選派扶米基夫去察看地上的佈置。

「我很難想你第二次被捕，」他說：「一次打擊……」

扶米基夫等到了天黑，就上路去實行他偵探的職務。他的忠實堅固的朋友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和他同去。

友誼是最近建立的。當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用全身力量走着，手裏拿着反坦克手榴彈，直衝到機關槍這場最著名戰爭後，他們的友誼增加了。扶米基夫很簡單的證明他，在一方面是沒有戰爭的經驗，另一方面無疑的是個勇士。扶米基夫自己是一個勇敢不怕威嚇的人，因此，也以同樣的性質來估價別人的高低。爲着這個原因。他和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接近。

他們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平等，扶米基夫的態度是輕微的屈從下交，好像是高級似的身份，而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很少反對，安靜的自認下屬。

「如果在我年輕時，我只到海軍去。」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有些時候孤寂的說：「我

的生活和性情，一定和現狀完全不同。」

「那是真的，」扶米基夫用很重的低音回答：「你是一個地上工作的靈魂，離水和鹽水還有很長的路。但是如果我們相遇了到了我們的人那裏，我們一塊到海上去！我將告訴你往那兒去——每一碼頭都有我的足跡。最初在岸上工作，然後你可以到海上，你可以嘗到鹽水，使你的心靈都浸漬了鹽水。」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很容易被激動，和爲些新的事所誘惑。尤其這個能使陸地的心靈變成鹽水性的心靈的意見，更非常的誘惑他。

雷狄米基夫請求他一同去作偵探時，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變得很驕傲——他把這個請求當作光榮。因爲扶米基夫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人，現在他而被選正足表示他已經走上很好的路，幫助着他從陸地工作者到水手的改變。

他們走了一夜，天很冷，草都凍得很硬，在他們腳底下沙沙的響着。天明時，他們看見在他們前面霧中有一道湖。

「停下」扶米基夫說：「河。」

升起的太陽很快把霧消滅了，一道尖銳而彎曲的線顯到偵探的眼睛，有着很寬廣蔥蔥的河，一直伸展到很遠的山那邊，被和平的玫瑰色的光照着。法西斯在土堆那邊工作着，準備過河。從望遠鏡中，很容易看到一道浮橋標上的木橋和木板，並且四輪車接連不斷的走近河。

「他們在忙。」扶米基夫說：把望遠鏡給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我們必需堅強鼓勵着他們。」

他們轉過身，開始往回走。最初沿着海岸走，然後穿過田谷，深狹谷和木成谷，繼續觀察著地平線。草原上非常安靜，雲浮在頭上，他們的陰影滑動在棕黃色的草上。在天上浮雲的翅膀展開，掛著個氣球，給空中加些不可見的氣柱子。

戰爭不久又復活了。

從一山谷穿到另一山谷，他們走到正和德兵對面的地方。兩邊射出的槍聲，差不多是同時。但是，第二次，扶米基夫的自動步槍稍早點，這就決定了一種衝突的結果。兩個德國人倒下了，第三個就是最後一個，在他們後面倒下，剛由他手裏擲出的手榴彈，發出雷似的爆炸聲，把他的身體炸成粉碎。捷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覺得一個很重的打擊打在他肩上，還有一個打在他腿上，他確實知道，他是受傷了，慢慢的他往地上滑下去，他的眼睛前呈現出紅黃色的暗影。同時，扶米基夫的聲音越來越遠，像是跑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試驗

捷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沒有立刻想到自己——他意識到第一件事是精神上的喚覺與嘗試。然後他睜開眼，他看到扶米基夫彎腰向著他，手裏拿著一個大的黑水瓶。

在給捷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細細帶時，扶米基夫笑著，並且在說笑話，西皮銳得諾維支的嘴唇痛苦地抽動著，在白色繃帶下面他的眼睛閃著熱情的光。

扶米基夫安慰他說：「你傷得很輕，繃好繃帶兩星期後就可以好了。」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顯從的站起來，但是立刻每件東西又一次的在眼前遊動了，好像喝醉了似的，他掙扎着，扶米基夫抱住了他。

「不！」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說：「我不成了……」

扶米基夫很憂慮的看着他。這裏離隊伍不到十五公里，中午就可以到了。

「咬緊牙關，兄弟！怎麼樣？我們要走開，我們不能在德國人鼻子下停留。」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拉着受傷的腿，他開始走了。十五分鐘後，他坐在潮濕的小土堆上，以後他坐的次數越來越多——他的力氣用完了。最後，他躺在草上，很憂鬱的說，就是這樣會死在這兒，他也不能再走了。

「唉，你……」扶米基夫用責備的聲調說：「要做一個水手……」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越過他長的，土色的臉，在那臉上，眼底下，有一個深坑，他用一種很怒的聲調喊：

「我沒有力氣，你明白嗎？如果我能够，不要你，我也可以起來。」

他試着起來，但是只能坐起來，並且沒有多久——他又倒在地上了。

扶米基夫站起來，想了一下，把瓶子拿出來吞嚥了一口，然後跪下，以背向着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

「這，兄弟，起來！」

「不，這是不好的。」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說：「你走……留下我。」

扶米基夫憤怒的說：「首領要說什麼，孩子們呢？他們要說——這裏他受傷的同志，來，

提克洪起來！不要做傻子。」

帶着五普特重量不是玩的，就是堅強的人也不成。不久，扶米基夫覺得胸膈起來，密眼前的一切東西都開始游動，他的呼吸變得困難，發出噓噓的聲音，最初，他決定走一公里休息十分鐘，但是存走了頭一公里後，他太累了，因此在地上躺了半個鐘頭。

提克洪。西皮覺得諾維支看到他同伴的困難，建議他自己走，但是很快的他又倒下了。

扶米基夫又把他擡到背上，雖然他的腿打顫，步伐不穩了，血液都流到耳根上了。

密暮色蒼茫時，低落的太陽射出金色的光，照在草原上；使得草原看起來仍舊很大。扶米基夫估計，他走了五公里，不會再多了。

他深深的嘆息了一下，把提克洪。西皮變得諾維支輕輕的放在地上，坐下了，立刻，他的肩膀和腿感覺鬆多了，他的呼吸也自由了。

「我們是在填的方面了，你聽到沒有？提克洪。西皮覺得諾維支？」

「我聽到了。」

「真奇怪，我只流了一點血，但是卻這樣弱。我儼是爲着……我不能帶你回去了，我沒有力氣了。」

提克洪。西皮覺得諾維支沒有響，他躺在他身邊，他的臉龐在肘的彎曲處。

扶米基夫側視了他一眼，繼續說：

「我們兩人都躺在草地上，是沒有意義的。」

「那就是我告訴給你的。」提克洪。西皮覺得諾維支從地上發出他無力的聲音說：「我告

醉你，留我在這……」

「我希望我能克制疲勞，但是沒用了，就是爲我的傷，我從沒有一次……」

片刻的靜止。

扶米基夫說：「我很快的可以回來，我要報告給首領，然後帶些人來，並且抬一張担架床，回到你這兒來。不要悲傷，你不會一夜就死的。」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用肘支起他目已，看看他的朋友說：「我懂得，你走，扶米基夫……你走。」

扶米基夫困難的笑着：

「你明白，我也沒有氣力了，如果不是這傷口，自然那又是另一回事。」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堅持的又重複著說：「你走，扶米基夫……」

是，看起來我也只好這樣，沒有旁的辦法……」

扶米基夫折下些樹枝，撕了些破布，做一個床，給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

「我把大衣留給你，我走路够暖了，這是白蘭地，留給你；這是水瓶，麵包，一塊肥豬肉。你要自動步槍呢？手榴彈呢？還是連射手槍？」

「謝謝，連射手槍，太好了，」

「好，再見！」

「再見！」

「停了一會，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抓住扶米基夫的手，嘆息一聲，安靜的躺在他的小

床上。

他能聽到退去的脚步声，乾草的沙沙聲，乾枝的折斷聲。然後，四周圍又安靜了。時間依舊……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是獨自一個人了。

在他上面伸展着晴朗的天空，是那樣冷靜，和平，使他的心都輕鬆起來。事情都成過去，沒有事情煩惱他，現在不用忙了，他躺在那裏，看着天空，他覺得自己軟軟的溶化在裏面，融到藍色的霧中。所有他的生命思想和感覺，對於他漸漸的好像都成了悠遠的記憶，這些記憶，永不在他心中留下悲傷的痕跡，頂多不過使他有些暗的憤怒。

「就讓他這樣吧！」他想：「關於這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事。」
但是，實在的，他沒有覺得那是可怕的，他閉上他的眼睛，柔軟的風，文雅的撫愛着他的臉，吹冷了他的頰。

他不知道他這樣忘却的躺了多少分鐘和多少小時。但是，當他又睜開眼時，他再也看不到和平的透明的藍色在他上面——天已變得黑而低了，把透明全失掉了，從紫色的雲中，射出小箭似的橘紅火在地平線上。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羅支覺得很渴，他找到瓶子，舉到嘴邊，那是白蘭地，但是他像湯水似的，一大口一大口的喝，既不注意口味，也不注意力量，不久他的頭開始輕微的旋轉了，他的思想變得清醒了，並且好像是從心裏閃出來似的，這種頭腦的旋轉與思想的清醒彼此壓照著。他記起扶米基夫，於是輕輕的笑了。試著使他舒服，他呢？笨鬼！除是一個好人外，所有的都是一樣……他記起扶米基夫好像是一個可紀念的朋友，早就死了，或者走得很遠永不回來了。

換句話說，好像一個他最近最親愛的可紀念的人，永看不見了。關於尼庫林，崔克夫，爹爹的記憶，都變得模糊，當瑪露莎的臉形成鬆弛的圖畫在他面前搖搖時，他的心沒有感覺憂傷，沒有任何種的感情。

一個人的生命在這時是最可怕的時候，那就是當他的心變得冷了和老了，心跳得慢了？因為年紀的不同，正像冷的空氣使他全變了似的，顯然以樹身來支持崔克夫，西皮銳得諾維支的生命永不會強壯起來，現在樹身乾枯了。

他渴了些白蘭地，由於酒使他意識過鈍了，滑到一個黑土坑裏去了，缺乏思想，記憶，和視力。

在深夜，他又恢復了意識。疾風跑過清冷的天空，星星癡癡的顫動的閃着，一會兒亮，一會兒暗，他們好像在散布無盡的冷，不能忍耐的冷。這些冰似的星光，四周圍是不可通的黑暗。崔克夫，西皮銳得諾維支爬起來，看着四周圍，但是什麼也看不見，並且覺得他的眼中有一種瘋狂的眼光。「呃！」他沒勁的顫抖着喊了一聲。但是，聲音消失在充滿着顫動的冷的星光中沒留下一點痕跡，於是他知道他完了——很清楚，毫無問題的，他明白死是不能更改的了。於是他恐怖起來。「蔡迦，呃！蔡迦，扶米基夫！」他叫着，他哭了，記起扶米基夫已經離開他走了……

每件事對他都是可怕和失望，他感覺得無限的沮喪，感覺着他自己的末日到了，他不能再想或再回憶了——他由於重的失去知覺而變得麻木了，他微弱而憂愁的哭起來。帶着一千普特重的他，準備在任何時候倒下來。但還早，沒有地方跑，也沒有地方藏躲，他的心被冷抓緊了。他等待

着，恐嚇的抬起眼睛來看星光……

他已經死了，雖然他仍在動，哭着，用顫動的牙緊咬着白蘭地瓶子。

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結局

在同樣亮的星光下，顫動的閃着不一律的光芒，一會亮一會暗的，也照在正過最後一個山谷的蔡迦，扶米基夫盲目的在路上轉轉回軍隊裏去的路。

扶米基夫的傷，比他最初所知道的更嚴重了，他不知道是怎樣得的。

「啊哈！」尼庫林說：在他火犁的光亮下，他看到扶米基夫頭上有棕色凝固的血，在下面瘦削的頰憔悴的臉上，眼睛陷下去，額骨尖銳的高出來，嘴唇也乾裂着。

「所有的都辦好了。」扶米基夫啞聲的說，他的聲音在喉嚨裏響着：「偵察工作完成了！」

「瓦爾克夫在哪？」

「他留在那兒！」

扶米基夫搖擺着，爹爹給他一杯茶，沖上頂好的葡萄酒，他渴望的喝了，立刻就坐在地上坐下來，尼庫林命令把他抬到司令部，

「把擔架床拿過來！」當他們要把他帶到司令部時，扶米基夫說。

「看這……」他從口袋裏拿出日記本說：「這是他們的木筏，那沿着海岸兩邊的都是木

飯，在起點處有磚的房子。」

「也許你應當先休息一下吧？」尼庫林提議說：「我們各種事明早再說。」

「沒有時間等到早上。」扶米基夫說，破了一口氣，他呼吸的聲音在胸中格格地響：「這是他們一個高射砲台，這是第二個，看……我記了符號……」

他詳細的告訴每一件事，什麼事都未忘記，他把他的日記本交給首領，他的皮上都是汗。

「現在，首領，給我六個人！」

「幹什麼用？」尼庫林憂慮的看著扶米基夫想：他開始帶了帶了嗎？

扶米基夫以很驚訝的態度回答他：

「你什麼意思——幹嗎？我怎麼能帶一個人去？誰帶他來？」

尼庫林知道這是關於埃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問題：

「你的意思是他還活著？我以為他殺死了！」

「他活著……留在那，在灌木叢裏，我沒有力氣帶他回來。」

是是是的！「尼庫林很吃力的撐著他的手：「你為什麼不吃？是不是要我們把牠點一下？」

「？」

「吃不下去，太累了……」扶米基夫的眼睛變鈍了，他努力使自己看著尼庫林不眨眼。」

首領，你給我最強壯的人，那是很長的道路，十公里也許十二公里。」

「是……是！」尼庫林重複著說，並且用手摸摸扶米基夫的額：「你在發熱，你的頭髮的

根！」

「我自己可以感覺到，」扶米基夫同意的說：「並且，我的嘴也乾，真可憐，我們沒有一個擔架床，那個還是用來輾轉儀的。」

「但是，你想你怎麼走呢？你剛又跌倒了。」尼庫林說。

「那是真的，」扶米基夫又同意著說：「疲勞克服了我，現在我不知道我怎樣達到目的地……」

他的臉痛苦的扭曲着，他拉過些東西在身旁，墊在肘下來支持他自己，伸出他的腿。他的磨光的鞋，放在膝上而擱下來了，立刻他沉重的眼皮往下落——片刻間他就睡着了。

但是，不是他自己在睡覺，只是他的身體，他的心和意志仍舊醒着，像一個水手戰士保持他的榮譽一樣——他嘆口氣，活動了一下，抬起他的頭，用拉長的沉重而要睡的聲音說：

「想睡覺，但是時間不再等待，給我人，首領！」

「也許沒有你，他們也可以找到，對不？」尼庫林下決定的問。

「我要走……」

「但是，我不應給你六個人，我要給你十二個，因為他們得把你們兩人抬回。」

「他們可能願意？」扶米基夫同意著說：「給我十二個！比較安全。」

誰能估計一個人的力量 and 忍耐力到什么限度？看扶米基夫吧，任何人都要說他不能走兩百步，但是他走了兩百三百四百一公里，二公里，三公里……

在路上，他半醒半醒語的，有些時候，他自己什麼都不感覺，只有晚月模糊的光照在草原上。後來他恢復感覺了，感到身體的沉重，耳朵裏嗡嗡的響着，聽到人們低低的聲音伴着他。

他很驚訝的看着他自己——他迷路了嗎？但是很奇怪，連一個拐彎都沒錯，他從沒有把不同的山丘、灌木、山谷弄混了——他腦海的一部分警覺的工作着，這領着他一直走正路。

「這兒。」最後扶米基夫說，人們停止了。

「提克洪！」扶米基夫輕輕的叫他，沒有聲音回答。「提克洪！」他又叫了一聲，依舊沒有人回答。

掙扎着，他用手分開灌木，向前走了幾步，他留在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土堆那兒，蓋滿了深深的黑影，扶米基夫跪下從口袋裏拿出電筒，用衣服遮住光線，這樣就不至於被德國人看見了。淺藍色的光照在佈滿落葉的灰色土地上，照在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鞋上，以及鞋的釘子上，而且着一直照在他的鐵路制服的短袖子大衣上，反光的頭在亮着，險被死的痛苦扭曲着，他的牙齒發着光，連對手槍握在他冷而多骨的手上。

過了很久，清晨代替了夜，天氣冷得很，冰冷的霜染白了草。人們的心神，覺得非常不舒服，開始咳嗽。但是却不敢攙亂扶米基夫。他仍舊注視着他電筒下照着的，安靜的，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的死臉；他以前永不知道的憂鬱和煩惱的感覺支配着。

「提克洪。」他以欽佩的口吻大聲的說：「你為什麼這樣對我，呃？以前我會經是怎樣的害過你嗎？提克洪！你怎能够這樣想呢？你怎敢呢？……」

他像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那兒收回他的信仰和友誼；結束着說：

「不，你所有的不是一個水手的靈魂；提克洪，不是一個水手的靈魂！……」

最後一夜

司令官自己來拷問瑪露莎，他是一個笨重的矮胖的羅馬尼亞人，他有一個充血的臉，厚的鼻子，黧黯的、暗淡的，突出的眼睛。當瑪露莎被捉後，她身上的信箋被窺見了。於是她要求瑪露莎告訴他，隊伍的行動，和尼庫林的計劃，她回答她什麼也不知道，或者根本拒絕回答。羅馬尼亞人大怒的噉了，用連發手槍打着桌子，又打這捉住的人；瑪露莎很鎮定的站著。她知道司令官一定要拷問她，她準備忍受——一句話，當她結紮羅馬尼亞人面前，扯攔了她衣服的領子時，她早把每件事都看得透明清楚了。

也許羅馬尼亞司令想慢慢的拷問她，聽她呻吟和哭喊，再判死刑。也許他急忙要到哪兒去，或者他已從瑪露莎的眼睛裏，看出他從她那兒什麼也得不到——這都是可能的——因此，這時候他爲避開他的責任，簡單的說：

「如妳所願的，小姐，年輕的共產黨少女，明天清早，我們吊死妳……」

拷問後，她被推到低而黑的屋子——三步寬，五步長，窗戶是用磚頭砌起來的，只在上端留下一點縫，只有一掌寬，門關上，鎖鑰了。瑪露莎的眼睛慢慢的掃過裏面灰綠色的牆，在這，她注定要度過她一生的最後一小時。

她並不想騙自己，或爲了安慰自己，而假想着就在這夜，我們兩人要攻打，趕走村莊裏的羅馬尼亞人，釋放她，而救了她。她知道，這在書上常會發生，但是在真實的人生上永不會有

的。

在屋子裏既沒有椅子，也沒有燈子。當她不願坐在冷的水泥地上時，她就開始從這角走到那角，在想她所離開的武裝同志；尼庫林、崔克夫、爹爹、提克洪。西皮銳得諾維支（甚至在她想裏，她避免想村莊的名字。）有時，她停下來看牆上刻的字。

在牆上，有許多不同的刻字——長的、短的、有些還有整個的住址，要求把消息傳到寫者的家屬；還有些匿名的，只刻上個大寫字母。

「我勝利的死了，國家萬歲！勝利萬歲！」她大聲的讀。在這兩行下，有個署名：「共產黨U。」「替我報仇，替女人和孩子的血報仇，敵人文化程度和人造金死了！沙基，尼克伏洛夫，村莊教師，六十三歲。」再下面：「不要忘記！我們要求還活著的人，要用你們全身的力量，爲着我們被毀壞的和死的人們。露西亞，哥洛得邦娃，農藝家。」再向下：「死了，我看到勝利之光了，永別了！我咀咒德國人，祝福我自己的人們，快樂的高興的活著，不要忘記我，司蒂芬·奧卡西夫博士」。在這三個簽名下，還有地址和日期：「那意思說這——教師、醫生、農藝家——是從同一個村莊來的，同時被捕，一塊被關在這間屋裏，並且一塊死了！」瑪露莎開始想他們。

瑪露莎是一個快樂的少女，對於生命抱着很大的慾望——因此她嘗試着盡可能的來減輕她對於死的思想，爲着這思想，使她的心都沉重和冷了……使她受着不能忍受的痛苦。這是爲什麼，怕死嗎？不，只是愛好生命，瑪露莎對生命是有無限的愛。

也許，如果她在別的屋子裏，或者在一個新刷上白粉的牆的屋子裏，把所有的全塗抹了，

那就很驚駭的等着可能就要來臨的死了。並且死對她就是一件大事了。在是右邊門上，這裏，瑪露莎就不能想她的死是件大事，因為廣告訴她，幾打的人都已斷絕了生命，每個人賜她看來，在世界上，都比她痛苦的小生命有價值得多，到底她是什麼？這個簡單的書記，還沒受完第二期教育的瑪露莎，她尚未開始作這事情，而在她前面已經有一個醫生，一個農藝家，一個六十三歲的老教師死了，也許有些髮長和有名的藝術家也是經過這間屋子死的，一個不屈的戰士爲着自由，爲着國家的榮譽，也死在這兒。

她用她小的尖銳的牙齒咬下她的食指的指甲，在戰爭時，指甲已長長了。開始想——她在膝上刻些什麼？她刻字可以用這筆的字開始「……高歲！」但是她對唱高調有點害羞，那比較對共產黨更適合點，而對她有一點不適合，她站着那兒皺着眉專心的想，然後刻上這樣的字：

「我什麼也沒有說，永別了，瑪露莎，克亞克娃。」她沒有真正知道她自己的道德力量比任何以前進入她頭腦裏而使她驕傲着的才能和說俄文更大，這種力量是她固有的，也就是爲着這原因，她永沒有注意到。

陰暗裏在一起，刻的字融合在灰的牆上了，從窗戶頂上小洞裏進來的光線變成玫瑰色，太陽落下了。夜近了。從牆的另一邊守衛室裏，可以聽到羅馬尼亞兵的喊聲和粗魯的笑聲；瑪露莎閉上眼，好像在船上擺動，她想像着一個寬的平滑的大河，岸上節節滿碎石子和灌木，微風柔軟的撫愛的響着，她把髮放下，就那樣溜着，沿着平靜的水波，飄着飄着她就睡着了。

在深夜裏，她被門外的脚步聲和大笑聲吵醒了，門鎖的聲音，鑰匙在鎖孔中響着，門開了。

在衣袋裏不亮的燈光下，她看到一隊喝醉了的羅馬尼亞兵。當時她沒想到爲什麼他們來，而當他們照着她時——她害怕的發狂了，因爲這樣的審判是她沒有準備的，他的純潔的靈魂，永遠好像遇過的。

瑪露莎的死刑

在天亮以前。當得到了滿足的羅馬尼亞兵最後的一個從她身上離開了以後，被強姦所痛苦的瑪露莎沉浸在無可領會的絕望中，好像在無底的坑中。當她苛求她自己時，她厭惡知道她是怎樣被侮辱，她躺在那不動，甚至也不感覺到對於她那已變成負擔和厭惡的自己的身體。

一個鐘頭過去了，第二，第三個鐘頭也過去了。從窗戶頂上的小洞照進冷的、濕的光，漸漸變成玫瑰色，沾染着上面的几角和天花板。

瑪露莎仍舊躺在那兒沒動，她的肩不再抽動了，她變得鎮定點了，而在快天明的最後一小時，她知道她已經經過一個偉大的內在的重生。

好像爲報償她在她生命最後一小時所受的審判和苦痛一樣，她覺到並且知道所有的人都能——在絕望的壓碎的重擔下。她內在力量第一次閃爍的輕淡的光，已成長爲光芒，正像一個河流到後來成了放射異彩的海洋一樣，因此她被沾污的身體將隨着她的死而消沉下去，沒有一點痕跡，好像一粒水泡，沒有一個斑點，甚至沒有一點波紋。

爲了她精神充滿了冷靜和變成的光芒，因此當他們來領她到處死刑地方去時，瑪露莎很快

的從地板上爬起來。

潮濕的，甜靜的微風，使她精神很爽快，因為她被關在閉塞的小屋中以後，覺得有點昏。她向着風，向着天空，雲和樹微笑着，她能笑，因為她知道正有無窮的人們和她抱着同樣熱誠信仰，百萬的俄國人，正在爲着同一個原因工作着，有些用武器，有些用勞動，有些用堅毅和忍耐，還有些像她似的用沉默，信仰，和痛苦。這個信仰告訴她，每個人都要死的，今後沒有事情能使那些今天死的人，比昨天死的人，和明天將要死的人，更不快樂，重要的事情，並不是一人怎樣死的？在哪兒的？只是；第一，他爲什麼死的？第二、他死後給世界上留了些什麼？

瑪露莎沈浸於驚奇和快樂的明確的光芒中，精神煥發着，只是注視着路——啞啞的烏鴉、生疎的人們，一個女人抱着個孩子，向她投了一個激昂的注視，紅色的狗在唛吶他皮毛裏的蚤子，瑪露莎心目中甚至沒有看管送她的兵一眼，她也不願看他們——這裏也有那些從另外黑暗世界來的兵，她已把那些兵在今天以前，快天明的最後一個鐘頭的時候就給遺忘了。

六、市場上，她看到兩個柱子，上面有一橫架，一根粗繩子，一個長的狹的支架，前面還有一個厚的木頭，「那是爲我的，」她想：用着一個通常的俗語。但是在他們裏面又包含着另一種概念，那就是所有這些全是爲着她的身體。當她走得更近，她看到在橫門上還有兩個空結——那意思就是說，有時候在同時吊死三個人，她記起醫生、農藝家、和六十三歲的鄉村教師，她的茫然的，幾乎沒有看見東的眼光，滑過站在絞首架旁的司令，他也是那一類的惡徒，和他的一樣的獸性，對她充滿了盛怒的恨。

羅馬尼亞人趕着當地居民到絞首臺前，幾個女人哭了，轉身要走，然而兵士們用粗魯的咒

罵，來福槍的威力，逼着他們看。「有什麼她們哭？」瑪露莎不贊成的想：當風吹過來時，她把圍裙放下，一步步走上木頭，走到窗架上面，好像在上樓梯。

現在她站到高的地方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見她了。一個羅馬尼亞兵——劍子手，跟着她後面，走到台上，走近她。由於他的震盪，下面木板濺了，因此她覺得腳底下輕輕的響了一下。劍子手把甲克脫下，摺在地上，把瑪露莎的手反背過來，用繩捆上，她全副對着展夫，而他回答給她的是十足的暗淡呆板，充滿酒意的眼光，他的耳朵和一束髮，被太陽光照着，好像是血。

他等着，避免瑪露莎的注視，但是司令却爲了些別的原因，而延長了時間，劍子手粗魯和沉重的呼吸着，瑪露莎往邊上躲開，她發覺在他呼吸中有令人不愉快的壞酒的臭氣。劍子手驚愁的看了她一下，他是在晚上到她小屋裏去的一個，他是第一個燃着火把的。她看見他的臉一定會想起的。但是她沒有記起，沒有認識他，並且不感覺着有一點怕，這一切對劍子手是驚奇和不能理解的，同時他像護送兵一樣的帶着驚奇和恐懼看着她，他的手顫動着，當司令作了個記號時，他拿起活套。

「不要哭！」瑪露莎對女人們喊：希望能安慰他們：「我們的人近了，他們在攻擊！」司令急轉過他的頭向着劍子手——閉住他的嘴！羅馬尼亞人露齒而笑，用拳頭打她的臉，於是冲出的血阻塞了她，很快的他開始把活套套在她頸上，但是繩子在他手上，纏結在一起了，而瑪露莎用頭的動作來幫助他，在放好繩套以後，劍子手跳下，很粗魯的喊了，兩隻手用力的拉出瑪露莎腳下墊的東西。

屠夫們的逃

一切全去了，羅馬尼亞人走了，屠夫們消失了。只有在絞首臺木頭中間，吊在粗繩上的可怕的、冰涼的、發黑的僵硬的身體，輕輕的在微風裏擺動着。到中午時，天空上的雲密集起來，開始滴雨點。但是在傍晚時，天空中又清明起來，要落下去的太陽，正好像瑪露莎明亮的精神，帶着和平、清朗的、堅定的神氣在天空上展開，變成黃金色的海。

當落日最後的光，還可以看到的時候，一架摩托車，沿着公路駛來，經過絞首臺，停在司令部前面。一個卑鄙的長官，帶着皮帶一眼瞥着在額上，交給司令一個緊急公文，五分鐘後，司令部裏全都混亂起來，摩托車帶來一個報告。紅軍已打破第二道防線。

在那種情形下，司令不能再遲緩的動作了，在急忙中，書桌的抽屜，也都飛落，隨樹的門也沖開了。院子裏，發煙的火藥在燃着，兵士們把包裹裏的文件，倒在火裏——指令、命令、計算書、報告。撤退的軍隊已經像潮水似的沖到了村莊。槍、炮、車、碰撞的四輪車，擠擠着，彼此緊緊在一起。摩托車的馬達唧唧的響着，鐵錘子車輪嘩啾嘩啾的響着，馬嘶聲，趕車的和開車的，兵士的喊叫聲，傷兵的咒罵聲，呻吟聲，因為健全的兵士把他們從四輪車中擠到路邊——所有都混雜的組成了一個大的騷動的吼聲。

突然所有這些吼聲、喊聲、喧嘩聲，被一個單調失望的喊聲控制了：

「德國的坦克車在們我側面！」

每件東西看起來都發抖了，每件事都混亂的融在一起了，周圍全在亂着，在這漆黑的夜裏，所有的人都陷入在極端的混亂中，在這雜亂的吼聲裏，再也不能辦出任何一件事。沒有一個人去聽任何一個人的話，沒人知道任何一件事，所有的都是在忙、跑、喊和驚叫——這是惶恐的開始。

黎明時，人們已趕到羅馬尼亞最後的掩護兵的前面——我們的一支軍隊進了村莊。

人們用着一個兵士的實際的，有條理的眼睛，爲着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立刻開始安置他們自己。在村莊裏到處都燃着營火，爐子在冒烟了，鐵盤裏的湯，帶柄的鍋，茶壺全沸騰了，每一處都可以聽到大聲開心的談話和笑聲。

在方場上，絞架旁邊，三個長官站在那兒——一個是有一個疲倦的皺紋的臉的中將，還有兩個年輕的副將。這時，正有兩個人爬在橫木上，把瑪露莎死的身體，從絞首架上拿下來，一個價人把她輕輕舉起來，另外那個就解開她頸子上的繩子。

她留在小屋的日期和刻字，告訴他們，她是誰，並且也告訴他們，她什麼都沒有說。

「那個意思是說，她知道些事情，」中將思索着說：「她知道，但是沒有說。並且取決于居民前。這個少女是個英雄，她必須有適當的埋葬。」

她葬在村莊裏的墳場上，帶着軍人的光榮，十支來福槍作敬禮，在她墳前的碑上，中將寫着：

「瑪露莎，克亞克娃，被法西斯的流氓吊死和毀壞了，她英雄的死了，沒有洩露軍事的秘

帶給敵人，並且像每個戰士一樣，用神聖的信仰來保存秘密，爲她報仇，前進，攻打敵人！」

從墳場回來，中將說：

「我們恰好晚了十二小時，否則我們可以救她了！對，並且也可以捉住羅馬尼亞人，現在他們已過河好久了，也許已在河的對岸的什麼地方了。」

中將的副官用很快的腳步來迎他，敬禮後，他報告：「中將同志，一個報告，羅馬尼亞軍隊在東岸被圍了。浮橋被些不知道的共產黨軍隊佔領了。」

在浮橋上

在快天明以前，當撤退的羅馬尼亞軍隊已經開始過橋時，尼庫林用突然的攻擊佔據了浮橋。步兵、四輪車、卡車、槍砲，在黑暗模糊中擁向浮橋，他們從狹窄的橋行過來，擁擠在西邊的爛泥上，下降到被霧罩着的河流的濕岸上，正在衝過橋。

尼庫林的攻擊，是令人想不到的那樣兇猛，帶着呼喊咆哮狂野的笑聲，他的隊伍衝到羅馬尼亞人那兒，把黑暗中移動的帶子切成兩截，而阻止他們的前進。咆哮着、呼叫着、一個接着一個的跌進水裏，羅馬尼亞人已經拚命的衝到橋上，爲着逃到西岸去，以避免從四面八方開火來掃射他們的殘酷的機關槍。還在東岸周圍這個密黑的漩渦裏的羣衆，紛紛往山谷逃竄，與那些在後面的人們互相撞擊，在他們自己行列中展開吵雜和混亂。同時尼庫林的人們，按照自己所私有的工具，（托米茨夫的日記本有了用啦！）很快的征服了敵人的戰壕，擲藥和砲臺，并

分派了一些營級忠實的衛兵看守着砲位。

十分鐘內，隊伍已編在靠近浮橋東面集合了，尼庫林他自己管理着小隊，還有普克、崔克夫、扶米基夫也帶着隊伍克了中間的主要地方，在山谷出口戰壕的右邊直到河岸，這一切形地帶，被克洛夫佔據了，左邊被卡爾琴科佔領。

「好快，首領同志！」扶米基夫說：他的纏着繩索的頭盔路上已很元，實在覺得很好。

「像壁那樣準的穿過去！」

「不要太忙來贊許你自己。」普克嚴厲的阻止他：「像壁像所有老水手一樣是個迷信者：

「你沒看到他們所有的力量嗎？」

他們正站在一個深的戰壕裏，就在要進到司令營進口之黑縫隙那兒，這是個很好的地下戰壕，尼庫林沒有說話。由神極的沉默，他感覺得冷。主要的戰爭才開始，他儘管知道，自然的，他兩百人與一千人來戰爭，主要戰爭爭取時間，他自己問自己十多次，是否他估計的時間對？他是否打得太快？與部軍衝突不太早嗎？會不會羅馬尼亞人還有時間用力氣來毀壞他的隊伍？或者恐我們人到以前，已能衝過去？

崔克夫被尼庫林派去察看右翼，回來報告說每件事都安排好了。同時那些過河成功的羅馬尼亞人，已恢復了元氣並且開火了。西岸的人也活動起來並且開槍了。由於火光向外射，霧也被侵入了暗光，變成清楚的了。一個槍彈唱着他粗魯的歌聲，從尼庫林頭上過去，一秒鐘都不停的，機關槍在周圍托托的響着，尼庫林皺着眉，坐在戰壕牆下面洞中的一條板凳上，來避免偶然的飛彈。

當要有一個大的決定的時候，每個生命都有這麼一天，那就是說用感覺和思想來起草，以估價自己過去所作的事。檢計的那天，就是大的測驗。對於尼庫林，這天是來了，他並沒有考慮，是否他能生存在戰爭中——這是次要的問題。較重要的是怎樣使敵人落單，並且打垮他，使他滅亡。其中他的力量和意志到最高點，尼庫林專心一致只想這單一的問題，別的事都放在一邊，只想用何種方法可以戰勝這一個觀念。

他命令從收斂處，拿出兩挺以上的機關槍放在砲台上，人們衝出去，實行這個命令。在這時候，飛機在近處發出雷鳴，砲牆前面一個粗的黑柱起來了，中間還點綴了些火錢。緊跟着又下來第二個，牠的魔鬼似的光衝破黑烟。

羅馬尼亞人的精神在東岸恢復，而玩弄起他們的槍砲了。

戰爭開始了。

打了五分鐘、七分鐘——已經好幾次人們跑來報告尼庫林戰爭的結果……又開火十分鐘，那種打法甚至於能記起放德薩、塞把斯托波爾之戰的精兵，在身體上精神上也都戰慄了。明顯的，羅馬尼亞人想決定在一擊之下完成事實。鎗聲變得更密更快了，使得人們眼睛耳聾，並且受著燒起來的冰凍泥塊的打擊，太陽已升起了，尚沒有獨到霧籠罩着的河。在橋邊那兒雖沒有太陽，但由於那震動了地面、水、空氣的連續爆炸，霧已開始消失了。牠由於金黃色的陽光的沾染，而變成稀薄溶解了，留下一道清楚的裂痕，在那空白的牆上。

在震天破碎的吼叫聲中，河慢慢的露出來，邊上是平靜的，中間是急流，在浮橋上，打成白道，在遠方，堅固低平的種滿灌木的河岸上佈滿薄霧，但是這左邊和右邊，霧依舊很厚，不

總看得清楚。

又打了十二分鐘、十三分鐘、十四分鐘——攻擊什麼時候開始？在第十五分鐘時，一塊岩石飛起來——一個記號。兩岸同時停止了槍砲。白砲開火了，震天動地的吼聲減低了。所有保留的只是通常的機關槍、自動步槍聲，但是那看起來很可以說是靜寂。尼庫林緊把他的胸斜壓着冰冷的凍著的戰壕上。在離他一百公尺低的傾斜透明的光下，一根鍊子從地下起來，一個棍似的鍊子，從右邊起來到左邊，羅馬尼亞人攻擊了。

「開火！」尼庫林命令著，他變得蒼白了，他的心在痛苦著：「開火，打！」這句話沿着戰壕被重砲着喊，從克洛夫、卡爾琴科所佔的左方右方也發出來「開火」的喊聲。於是，我們的槍火閃耀着對準羅馬尼亞人。

那是集中的和使之荒蕪的準確的射擊，在他們被迫倒在地上以前，羅馬尼亞人跑不了十五步，慢慢的有些停止了，有些慢慢爬，他們開始退回他們的戰線。扶米基夫的脸兇狠而陰沉，正在有條理的狀態上，用他的半自動槍開火，當他的槍彈找到目標時，他憤怒的咳嗽着。

不，這還不算攻擊——只是一個突圍的試驗。越來越多的敵人軍除，不停的走近浮橋，現在不算已到西岸的，只在尼庫林面前集合的已不下於兩團。但是，敵人的人數並不能佔據尼庫林估計表中的一小塊地方，他的戰爭是在爭取時間。

他決定稱一稱拉長戰線的死亡率和他集中人到交叉點的死亡率哪個大。

扶米基夫走近了。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死亡人數，」他說：「我敢說，大概有三十！」

「四十四！」

扶米基夫吹出很長的一個口哨。

熱心的工作吧！我們還沒有支持到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零二十二分。」尼庫林看看錶改正着他的話語，他喜歡準確。

軍力不等的戰爭

暴風雨開始了——這次是真實的事情，德國軍隊已經停止在浮橋上，當一個浪頭打在地面上時，立刻被我們的槍擊退了。另一個又出現了……第三個，第四個……

現在水手們的最寵愛的武器手榴彈開始活躍了。地面上雷鳴似的響着，好像全聳立的向法西斯攻去！但是敵人仍向前進，進入這電似的，火燄的，碎片的牆。在前面是一個紅灰臉的司令官，沒有鬍子，塗油的黑頭髮掉在額上。

戰爭的熱狂激起着尼庫林，並且帶着他輕輕的就穿過這短牆。「跟着我！」他轉過來對他的人們喊；然後衝向前，準備好刺刀，但他跑時，德國的發令者舉起自動步槍，打了一圈，尼庫林往旁躲了一步，槍彈飛過去了。於是在德國發令者還來不及再舉槍時，尼庫林已冒險跑上去，用他的刺刀把他刺穿。德國的長官叫一聲就停止了，但是他還試着去抓他的來福槍，可是，他已被尼庫林的刀刺中，因此跌倒了。來救他的四個兵來得太晚了，他已經死了。他們的臉扭曲着，發怒着，他有點游疑是否可以打退他們，如果沒有蔡迦扶米基夫正在緊急關頭來到

時，那所有的敵人就要起來攻打他。扶米基夫大聲吼著，血光充滿了他的眼睛，向前衝上去，由槍筒中拿出來福槍，用一種重的攻勢，從右殺到左，當下擊倒兩個敵兵，又擊殺了第三個，同時尼庫林擊了第四個。

法西斯不能堅持了肉搏戰，他們放棄了，停止鬥爭，敗退回去。征戰使人們追逐上去，預是尼庫林的聲音喊他們回到戰場裏。

「熱心工作！」尼庫林說：用制服的袖子擦去臉上的汗：「謝謝你，賽迦，我不會忘記！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鼻子推進去？」扶米基夫生氣似的回答：「我們沒有你，不能處理一切。」

他一直這樣戰爭激動着，他的手在顫抖，他的嘴緊張着，他頭上的綳帶，被土，烟和汗弄黑了。

「到左翼去！」尼庫林喊：「看着卡爾琴科在那兒怎樣前進。如果在那沒有留下多少人，就叫他們到這兒來。」

「彎下身子，扶米基夫跑到戰場去。」

他和卡爾琴科一同回來了。他證明說在左翼，德國人用半團的精選的隊伍在攻打。每件事的進行都和中部一樣，末了是肉搏戰。德國人是已被趕回去了，但是卡爾琴科却只剩下八個人就是現在他帶給尼庫林的這八個人，卡爾琴科皺着眉，激動似的摸他的頭。

「一個德國人帶着他的武器衝上來，」他解釋着說：「好東西，我就設法移到旁邊，給了

他一個個擊！」

德國人呢？」

「德國人沒有躲到旁邊去……」

「我們只留下一百一十四個。」尼庫林說，「你會該怎麼辦，扶米基夫？」

「現在我們能夠上那兒？」扶米基夫回答：「羅馬尼亞人畢竟是要反攻的——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我們不能讓他們得到浮橋。」他又堅決的加着說：「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要阻止他們。」

他的頭低下來，厭煩的注視着地下。

「我內部正在燃燒，直燒到我不能站起來爲止。當我前進時，更壞了。……我能夠把他們撕成粉碎。」

「集合！」尼庫林說：「如果我發生了什麼事，你作司令。不要忘記……」

在早上九點鐘時，浮橋附近一帶還一直由尼庫林手裏。一直到十點鐘，十一點鐘……有人可以說這是不可能的！法西斯增加了人力武器。冒險攻打尼庫林的人們，不是十次，也不是廿次，也不是五十次，而是一百次。有人會想敵人一定會衝過這羣可怕的勇敢壯士，並且毫不停留的，甚至沒有一點遲緩，但是，相反的，在浮橋那受到了阻礙，不能移動一步，尼庫林一定不讓他們過去。

氣力用盡了，他們的三分之二的力量消失了，尼庫林的隊伍繼續在打，而且一直更兇猛更不疲倦的，用所有算術的估計來試試。

十一點四十分，羅馬尼亞人又起來攻擊，但還是像以前一樣的被打退了，尼庫林只有五十二個人了。他自己中了兩彈，一個在背上，第二個在臂上，爹爹和扶米基夫給他綁上綑帶。

「過得去嗎？」尼庫林問，他失血的嘴唇，因為痛苦而扭曲着。

「過去了。」爹爹回答，對扶米基夫眨了眨眼，他並不想使尼庫林煩惱，所以他沒有告訴他，他的肩上彈子已入骨頭裏面了。

尼庫林的頭開始游動了，他在寬的土製的板凳上搖擺起來，他的眼前呈現出灰色的朦朧。因此他看每件東西都是暗淡的，迷糊的，他聽到爹爹的聲音：「扶着，扶米基夫。瘋子！」

「我很好，」尼庫林努力的說：「有一分鐘，我就……我很好了……」

他的臉更蒼白了，他睜開眼，灰黑的霧蓋滿了每件東西，他只能模糊的看見爹爹的臉。尼庫林切齒的說——這太多了，他是首領，在戰爭時，他沒有權力失去知覺，他克服他的衰弱，他成功了，他的眼睛清楚了。

他說：「我們只剩下很少的人了，不管怎樣，我們要再攻擊一次，然後……我不知道……橋要弄斷！」最後他決定的說。

精神不死的伊凡·尼庫林

一直到那時候，尼庫林係守着橋——當我們的人到了時，這一定要落在我們的人手中，現在必須毀滅牠。

扶米基夫大罵着。

「在任何方面，我們的運氣都到哪兒去了？他們在後面想做什麼——和關牛一樣的慢慢的走嗎？」

他不知道，我們軍隊爲着這浮橋，已派出坦克隊，正在草原上。六十五輛坦克車，只有十輛出發成功，這些現在正開足速度在過河。

「他們碰到什麼事了？」尼庫林驚奇的懷疑着說：「我們沒有別的事，只有毀壞浮橋。」

「但是，你想怎麼達到你的目的？」爹爹提議說：

「是：是」尼庫林說：「這是對的，沒有方法，到橋那：他們從橋那岸正在打我們，我們現在正進行什麼？」他的眼光慢慢的搜索着，掠過他的隊長們的臉：「那麼，意思就是說，羅馬尼亞人要通過了嗎？」

隊長們安靜了，爹爹皺着眉頭，旋轉他的眼睛；扶米基夫看着河平面，陽光下的急流閃耀着，在中間很快的流着。

「要是那種情形，爲什麼我們犧牲那麼些人？」卡爾琴科激烈的說：「爲什麼？如果什麼時候羅馬尼亞人都能過來？」他的聲音奇異的顫抖着：「讓我試試，首領同志！我要去那兒，也許我可以達到目的，我可沿着邊去，在水底或者水上面。」

「你想你從哪達到？」扶米基夫打斷他的話說：「你要使你自己走到第二個世界了，那就是你所做的。」

「那麼，我們要進行什麼呢？」卡爾琴科跳起來喊道：「難道我們人就什麼也不爲而死嗎？」

扶米基夫皺着眉，厭倦的發怒的態度把他推開道：「不要心神不定；在我耳朵裏吵。我聽不見我自己的思想了，不要打擾我，爲着上帝的原故，讓我想，從岸上去到橋那兒不可能。」他慢慢的繼續着說：「甚至攻擊也沒用——那是不好的，全是一樣，那意思是說在周圍可以找些別的方法，這就要我們找一個詭計來騙他們。」

「游水嗎？」尼庫林插嘴說：他很高興發現扶米基夫的話正配合他自己的意見。

「正對！」扶米基夫說：「沒有別的路可以到橋上，我們知道怎樣去游泳——我們是水手，到底：：如果你能在水流上升大約一百五十公尺，然後到水裏，水流就可以把你帶到橋那兒，在橋柱中間。」

「那手榴彈呢？帶着嗎？」

「我們能做一個小筏子，你可以把鞭放在你前面，上邊什麼東西也不放，水可以漂着。太陽太亮了，你不能看到中間：：並且我想，首領同志，最好派兩個人，可以穩當點，如果一個發生什麼事，另一個還可以做這工作。」

「我們將要派誰？」

「我自己去，」扶米基夫簡單的說：「你不能派一個陸地上的人，他們游泳技術很差。」現在水正好凍冰了，你不能用一個陸地上的人。做那種工作。」

「第二個？」尼庫林問：

直到這刻。爹爹什麼都沒說，現在他突然嘆了口氣：

「我可以弄得很好的，首領同志……」

尼庫林想了一會：

「我不願派你去，爹爹！」

「爲什麼不？你想我不能游過去嗎？當我年輕時我游過。」

「最好派沒結婚的人……或像察迦，他一家都被殺了。」

「不要煩惱，我的家庭沒有在困難危機中。」爹爹嚴肅的說：「他們並沒有埋葬在森林裏，讓咆哮的狼圍着他們；他們在自己人那兒，你不要爲那個煩惱，首領同志！集體農場不會讓我家裏沒辦法的，我的兒子，最大的上年完成了一個工作，他是個教授，他會照顧他們的……」

沒有準備多久，爹爹到首領的地下室去，在那兒正躺着傷兵，他從那兒拿出殘餘的木板和野放全除金鑄的小皮包，扶米基夫作筏子，爹爹拿出小皮包給尼庫林。

「還有五百七十二塊，還有些小貨品——我忘記是多少，這是所有的數目和收條，全包在油布裏，他們是用藍色鉛筆寫的，如果濕了，仍可使，這就是什麼我要這樣包起來的原故……」

沉默了一會，他又加着說：「這是一個地址。」

扶米基夫正在跪下用他堅強的手指頭扭曲金屬鑄木板，使牠們摺合在一起。

「預備好了！」

他站起來了，彈他襪子上的土，尼庫林注視這筏子。

「太小了，不能帶物品，手榴彈太重了，還有，你們的衣服……」

爹爹和扶米基夫沒說什麼，尼庫林知道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衣服放在筏子上。

「不，你們在這方面錯了，」他回答。好像他們已明白的把他們的決定用話告訴了他似的。你們必須帶着你們的衣服，你永不知道……」

他們倆個都沉默着，尼庫林再沒得說了。

在把手榴彈放進包裹裏後，扶米基夫伸出他被太陽曬焦的大手給尼庫林：

「好，首領同志，我們一塊過了一個很快樂的時候，都是好漢們，現在……這是應該離開的時候了。」

「再見，萊迦！」

牢牢的握了一下手，他們彼此都深深的看了一眼，扶米基夫猜到尼庫林的思想和他笑的意思。

「沒有什麼關係，首領同志——每件事都安排得很好，不要悲傷——主要的事……」

他沒有說完他的話，這不必須非說完不可，尼庫林不要一句話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爹爹選用老儀式來告別，親他三次。

他們拿起手榴彈的包裹和筏子走了，尼庫林命令開機關槍，爲的擾亂羅馬尼亞人的注意。槍的右邊，左邊的陸地上防備是不必需的，因爲這密密叢叢的柳樹就使羅馬尼亞的勞工者，沒有時間去掃清的。

時間在過去，尼庫林的手表在嗡嗡的走着，他的思想是爸爸和扶米基夫身上，羅馬尼亞人沒有任何記號表示已發見他們穿過灌木的動作，那意思可以說每件事都進行得很好，他們可能已經達到目的地，他們沒穿衣服，把手榴彈放在筏子上，把他們衣服放在後面。

「卡爾琴科！」尼庫林說：「到戰壕下面去看看受傷的人怎麼樣了？」

卡爾琴科去了，留下他自己，尼庫林坐在泥土上，把臉壓在潮濕的土牆上……

不久，法西斯們又擾亂了尼庫林，突然他們又活動起來，吵嚷的喊着，有許多忽略了謹慎，搖着他們的帽子跑出來，追進的筆直站着。但是，在這時他們沒有開槍。所有這些都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尼庫林驚奇了。他由胸牆看過去，試着去發見敵人這些快樂的激動而動作的理由。

但是，沒有讓他多想和猜測。

「坦克！」卡爾琴科說，他的臉變灰了，尼庫林搖動他的望遠鏡到邊上，他指出並且看見坦克帶着敵人的徽章，他的心比以前更清楚，更緊張了。今天在這就是舉行他一生中最大最困難的考驗工作了！這就是扶米基夫在離開時沒有講出的最主要的事，最大的事。

「把手榴彈拿到這兒來！」尼庫林命令着，感覺他的生命充滿了力量，輕鬆活潑地用他沒有受傷的右手拿着，攔手榴彈，注視着。

「崔克夫，你來當首領，還是我最後的命令！——不要讓他們過去！——保持到最後！」

由於責任的鼓勵和以前不知的力量，他覺得他所作的全是對的，無法爭辯的，沒有任何別的作法，他對他的勝利沒有一點懷疑，我們力量一直還沒來。但是用他內心的眼睛，他已經能很清楚的看到他們正好像就在他面前似的，他們近了，已經快到了，沒有多久，在那兒的羅馬尼亞人都要逃跑而毀滅。

戰壕和山谷的狹的咽喉，只有七米特，尼庫林跑時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噠噠的響着，但是槍光滿了確信，這是他不能解釋的，他說不出是誰告訴他的，這些槍彈不能傷害他。

同樣的，在不能解釋的形式下，他意識到他周圍很危險，會把他打倒的，槍彈正飛過了他，

「掉落在她後面四步遠的地上，他跳過去繼續往前跑。」

在山谷的最小的一塊地方，他看到一個土坑，裏面有半坑雨水，他就躺下去了，甚至他沒有感到有水，也沒有感到冷，因為所有這些對他都不重要了，他沒有一點需要去感覺牠，他把手榴彈舉在水面上，他在聽走近的坦克車的響聲。

牠們正沿着狹谷進行，一輛跟着一輛。當第一輛走近時，一種熱的亮的波浪舉起了尼庫林，他整個生命在感覺着，堅固的清楚和信任他不會死。在他面前只是永不死的感覺，他從土坑裏起來，輕輕的搖動他的身體，在隆隆聲的下面。

前進，到西方去

這種攻擊，使領隊的坦克歪到斜邊，掉轉方向而完結。停在經過山谷的方場上。有效果的阻止了其他坦克的路。戰壕裏的人，很清楚的聽到，扶米基夫和爹爹也聽到了。

他們正安放好他們的手榴彈在中間橋梁的兩邊，在橋的連環套的中間縫上，他們隔着橋梁講話，但彼此看不見。

「準備好了嗎？」扶米基夫喊；水流拉動着他，他抓牢金屬的柱子，水在他旁邊唱着，帶着水泡和白色的泡沫。

「等一下！」爹爹回答的聲音。

岸上的槍聲增加了，喊聲也可以聽到。「他們正在攻擊！」扶米基夫斷定。

他是對了，羅馬尼亞人確知他們所希冀的坦克崩潰了，他們暴怒得發狂，於是衝上前來，在橋上開始肉搏。卡爾琴科已刺傷了兩個，然後用很薄的 MCO 擦在刺刀上，用鎗把他們向後拉，再又在第三個羅馬尼亞人身上。翟克夫和伏伏呵由迦也在戰鬥着。掛着獎章的老哥薩克勞動英雄倒下了。

「快看！」扶米基夫對橋梁那邊喊：「你聽見了沒有？」他們要過橋了。

「準備好了！」

「我數三下！」

「你準備好！」

扶米基夫緊緊抓住從摺裏抽出的手榴彈。

「！！！」

「！！！」爹爹在橋樑那邊回答。

「二，三……」

等放好了手榴彈，扶米基夫開始游泳到河寬面，盡量努力的從攻擊地方游開。但是，誰能看四秒鐘游得很遠呢！

橋搖動了，吼叫起來，火焰從中間射出，飛在空中而消失在黑烟裏……

從中間破裂，由鍊子分開的環套是毀壞了，重重的搖動在波浪上，還有些碎片和殘餘的部份呈現，浮在河流裏。在這中間，還有些白的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出現過兩次……是扶米基夫呢還是爹爹？或者是簡單的新鮮木材的木板呢？……勝利的歌在唱着，水衝過寬的缺口，

不連接的橋頭斜掛在水上。

羅馬尼亞人狂怒的呼喊著，他們已經把我們的人趕出戰壕而又強迫他們回到岸邊，他們只有抱著一個希望——收復橋。但是，只四十米特不能通過的橋，就把羅馬尼亞人分開了。

「把握住了嗎？卡爾琴科？」

「把握住了，崔克夫！」

伏依阿由迦倒下了！當我們這殺的坦克隊和哥薩克衝鋒隊來到岸邊時，他們只剩下很少的人——全體只三十人。像火山似的洪流，他們流在羅馬尼亞人上面，鐵流噴出了火，在陽光中，刀光閃爍著……

當浮橋清楚的劃分敵人在兩邊時，這又輪到工兵建築了。他們把分開的橋頭連接在一起，在黎明時，浮橋已恢復了，我們的軍隊開始通過了。

向西方去，西方去！西方去！前進。去攻擊！步兵的最後一股摩托鳴鳴的，貨車隆隆的響，西方去，好像在回答這個喊叫；板子在哥薩克馬的鐵蹄子下面札札的響着，西方去，爲着祖國的自由和榮譽。由於水的波動，橋梁在重的大坦克下面沉落了，甚至當他們從霧裏出現時，呈現出更重更大的震抖——大的小的反坦克，高射砲，摩托隊過去了，在牠們後面又是步兵，又是哥薩克，坦克，槍，又是步兵，步兵，步兵！……

到西方去！和軍隊一齊前進的，有水手卡爾琴科，水手崔克夫，還有這隊伍的別人。

這樣的，這黑海的置水雷的伊凡，尼庫林和他的武裝同志們的永垂不朽的生命的故事就結束了。

七、一八、四五、在嘉陵江畔之城上樓

附錄：L·索洛耶夫 A·瑪卡洛夫

在一九四三年夏天的時候，L·索洛耶夫的「俄羅斯水手伊凡尼庫林」故事登載在 *Novy Mir* 和 *Krasnolobets* 雜誌上，這使作者得到了盛大的名聲。

十幾年前，索洛耶夫的一本短篇故事集，用新的觀點表現出蘇維埃、中亞細亞的人民和習慣，M·高爾基曾給過一個明確的批評。

在這個時候，年輕的作者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並且正把他從蘇維埃的改革力量所受的深刻的印象，帶到東方和老世紀的生活方式中。

索洛耶夫在東方已經根深蒂固了，雖然他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但是他是在敘利亞的黎波里，因為他的父親曾有一時在那裏的俄國大使館教書。他少年時，在濟寧住過十幾年，在那裏主要的時期，就是塔什干的 *Pravda* *Vostoka* 報作新聞記者的工作，他的第一篇故事和短文，就是在這報上發表的。他的最先的題名為「游牧人的帳篷」(Nomad Camps) 和「勝利的前進」(The March of the Victor) 的兩短篇集，所引起的注意力，不是爲着牠的外國輸入的創作方法，及其新鮮而光彩的、抒情的美麗，文藝家所驚訝的是在於他偉大生活中有那麼多的寫作家的天才的性質。

一九三〇年末，在蘇維埃的文壇上，常常有很多的新型英雄出現，這個年輕人是在蘇維埃

社會中生長起來的。這種新型的第一本書籍，就是索洛耶夫的小說「高氣壓」(High Pressure)。雖然作者的觀念和信念尙未有系統的陳列在他自己的面前，但是他用來描寫蘇維埃青年的性質那部份的熱情，是使人不能不爲之感動的。「高氣壓」這本書曾喚起了許多辯論和討論，在這些辯論和討論期間，作者在他的小說中，寫了這些話：

「……年輕的人們！你們是人類史上第一個不知道餓、競爭、經歷的意義的人。你們沒有受過欺騙、遺棄、譏笑。沒有失望或絕望傷害過你們，所以你們是你們的命運和快樂的追逐者的勇敢的主人。……」

他真正的得到承認，還是由于他的第二本小說「和平的毀壞者」(Disturber of the Peace)，A·托爾斯泰在他的「蘇維埃廿五年文學」(Twenty-Five Years of Soviet)中，認爲牠是現時期中的最好一本。在這本小說裏，作者又回到他所愛的東方，並且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人物——英雄何傑·納斯銳汀。

何傑·納斯銳汀的類型，在東方文學中，已經佔據了數百年的地位，達吉斯坦和亞塞爾貝疆、中亞細亞、土耳其、波斯都需要着他。

納斯銳汀的常常不致於失敗的武器，就是思想和語言。他既不寬恕那些被人們所描寫的聖者和先知，也不寬恕沙皇、地主、富人、或僧侶。在本質上，他是個不能被打敗的破壞迷信者，一個「和平的破壞者」。

索洛耶夫描寫的何傑·納斯銳汀，並不是只像樂天的，唱高調的流行着的民歌中人物似的，作者已超過了民間傳說的界限，創造了完全新的理想的人物；這個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不僅

用文字而且用事實，堅持固執的向他周圍的不公平戰鬪。在古老的伯克哈拉，何傑·納斯銳汀有一串令人暈眩的冒險事業，那是從流氓的小說中發掘出來的，差不多已被忘記的傳說。在結尾時，何傑·納斯銳汀常常帶着智力、高尚、決斷和幸運而勝利。他在城裏，第一天就闖了個禍——從放債者亞發的水牢裏，救出了被難者，在亞發手裏統轄着數百個窮人。這小說的最後，納斯銳汀由於一些聰明的計謀逃出了不可避免的懲罰，而代替他的是亞發的被淹斃。

在這本小說裏，對於愛貢獻出非常輝煌的篇幅。由於納斯銳汀所顯示的精神情緒，普遍到人民大眾，勇敢的站出來反對這傀儡們所組成的愛爾兒宮庭的無靈魂世界。

作者在他的書中序上的獻辭和題句，是對於那種把幻想與和諧混合在東方神仙故事和歐洲寫實小說中的這些不平常工作的一種鑰匙。由沿用漢飾詞句的伊本·荷斯姆的「笛子的項圈」(Necklace of Doves)，證明着一個事實，那就是從這到索洛耶夫的小說，正像一個項鍊，都是以許多民衆神話為根源。在索洛耶夫的小說中，有一個獻詞很坦白的說出作者的朋友穆敏·阿迪洛夫，他是一個在山裏被敵人子彈打死的蘇維埃作家，也就是小說裏大家所敬重的英雄的範本。索洛耶夫的書，充滿新文學的氣息。革命帶給中亞人們的，不僅是自由，並且也有俄羅斯和西域的文化。兩種文化的會合，彼此互相探究，自太古以來就有效果，他們不是在矛盾裏，而是在相互的探納中。索洛耶夫的小說，其形式和內容，都顯著的反映了俄羅斯東部的精神和本質的誕生。他的何傑·納斯銳汀，保存着他的家鄉特點，但同時，在精神上是所有國家的人們的一個兄弟。這就是為什麼東方和俄羅斯的讀者都愛他的原故。

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抗戰，喚起了作家們去保衛他們的國家；放棄了和平時代的主題。

戰爭改變了蘇維埃藝術的主要題目，索洛耶夫的作品，也和其他千萬個人一樣，有了新的內容。他的工作是做海軍的戰時通訊員，這使他睜開了眼，看到一個完全的新世界。船上生活的特殊性質影響了水手們的性情，使得作者有了一個大的慾望來研究牠。要去描寫這種生活，就需要作者在這方面做很多的工作，爲了這個原因，在黑海的第一個月圍攻塞瓦斯托波爾的時候，他的稿子很少。

但是在戰爭的第一年年末，他覺得他應當表白他所受到的印象，並且比他的同僚要早一點，因此他放棄了寫短文。一九四二年夏天，寫了「黑海水手」(Black Sea Sailor)，這是他關於戰爭，關於戰爭中的紅海軍的第一本故事。這本書主要的是企圖描寫蘇維埃人們在戰爭中的靈魂。這故事是敘述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下級軍官司蒂潘，波洛斯基，他也正像其他千萬個人一樣，「不是爲了光榮，而是爲了地球上的生命而戰。」

司蒂潘是黑海的一個漁夫的兒子，他父親以前是一個兵士，是個誠實的簡單而聰明的人。他的人格給了他的兒子高貴的影響。由於他，他的兒子懂得了海和漁夫的堅定的生活，這種生活產生了勇敢和愛自由的人們。戰爭引起了這個年青人一種混亂的感覺，主要的是爲了國家命運而驚惶。但是這個恐懼並不長久，他是被他的人們奮命中的堅定信仰所追擊着。在行動上、在鬥爭上、展開了他給國家的熱愛和對敵人的惡毒的仇恨，這個英雄活着時，經過了很多的審判，他經驗過德國人痛苦的拷問，並且失掉了他所愛的少女。由於他所加入的殘酷戰爭，使他生長成了一個成人和戰士。

在這個戰爭的漩渦裏，蘇維埃青年飛躍的成長的進度，就是索洛耶夫所企圖追隨的。這是

一件困難的工作，並且是作家常常不易成功的。平常他只在個別的語句上，暗示英雄的精神成長，但是並沒有詳細論述。

在一九四二年春天，當德國人第二次攻打塞把斯托波爾的時候，這故事很快的就結束了，這個英雄波洛薩基，是一個保衛城的戰士。無疑的，這故事也有某些缺點。像對於某些人物的描寫部份，失敗的戰爭景象和趨向演講的形勢，無可辯解的是由於恨，而這本書也就是帶着這種情緒寫成的。但這些缺點，被作者豐富的情緒的表現所挽救了；在所有的敘述和描寫上，都能够感到他的人格。他分享着他的英雄們的憂愁和戰爭中的勞動生活。這個故事，深深的帶着個人色彩。這種敘述的樣式，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反抗德國人進攻最困苦的日子裏寫出的，因此作者在判斷上，反應了悲傷的思想，他擔負着他的國家的苦難。

我們在索洛耶夫的「俄羅斯水手伊凡尼庫林」的故事裏，找到了與「黑海水手」十分不同的心情，那是在一年以後，當紅軍已經在戰爭中訓練成熟而起來反攻時所寫的一本更完善的戰爭故事。這本書描寫的第一個光明的事件，就是國家的自由。在尼庫林和他的同志們的性格發展上，作者表示出他們正像個成熟的戰士，並且不僅描寫了他們的自我犧牲的努力，還描寫到他們在逐漸勝利中的成功的技術。

在這個時候，索洛耶夫已經又和海軍在一起了，並且用他自己的眼睛，在各方面，直覺的看看着精神的成長，這是在第一本故事中已經就嘗試敘述過的。作者充滿了新的印象，取消了他曾企圖創造的一個描寫包括所有民衆的故事，蘇維埃的戰士在他所發展中到了一個新階段。生活命令他選擇黑海艦隊的水雷工兵伊凡尼庫林，伊凡和他的廿四個同志，由於他們在敵人後

方的偉大的事業，他們得到了永久的名譽，正像他故事裏的英雄。

事實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牠證明作者是正確的。就是說作者在書裏所描寫的他的內在思想的圖像和蘇聯百萬戰士的慾望，是在海軍中碰到了。

從遙遠北方來的紅海軍施克亞耶夫寫道：「我不知道批評家們，是否將要在索洛耶夫的书裏，發見嚴重的缺點，但是我，一個普通的水兵，對於這本書要比別的戰時出版的書更喜好一點……我寫信給許多朋友，告訴他們一定要讀牠。我收集了所有牠跑到的雜誌，把牠們裝訂起來，現在這本書，已在前線上的人們的手中轉來轉去了。我們在作者的文字中，吸取了多少的熱情啊！」主要的事情，並不在於一個人是怎樣死的和他死在哪兒，而是在於他爲什麼死的和他留給世界上的是什麼？」這是怎樣的真實啊！」

索洛耶夫的藝術，在戰時變得更嚴肅了，他的原則變成更有根據，甚至更堅定了。在同樣的方法上，他的何傑。納斯銳汀確實知道：「路是給勇於走路的人走的。」所以，在他最後作品中的英雄們，相信着如果人們的意志是不屈服的，他的勇氣是無限的，並且他會是一個公正的人，他將要克服一切。

在尼庫林這個故事以後，索洛耶夫又寫了幾個短篇故事，最好的是「長期的巡洋」(Long Cruise)。

現在，索洛耶夫又回到海軍去了，他計劃了很久的一部關於水手們船上生活的新作品，無疑的，會像他以前的作品一樣，這本新書將充滿着他的不可動搖的信仰，那就是納粹戰爭的危險的災害，不久就會被掃出到地面以外，地球恢復了牠的創傷，而且人們將要來到另一世界上，邁着光明使者帶來的燦爛的光輝，享受和快樂的時代。

